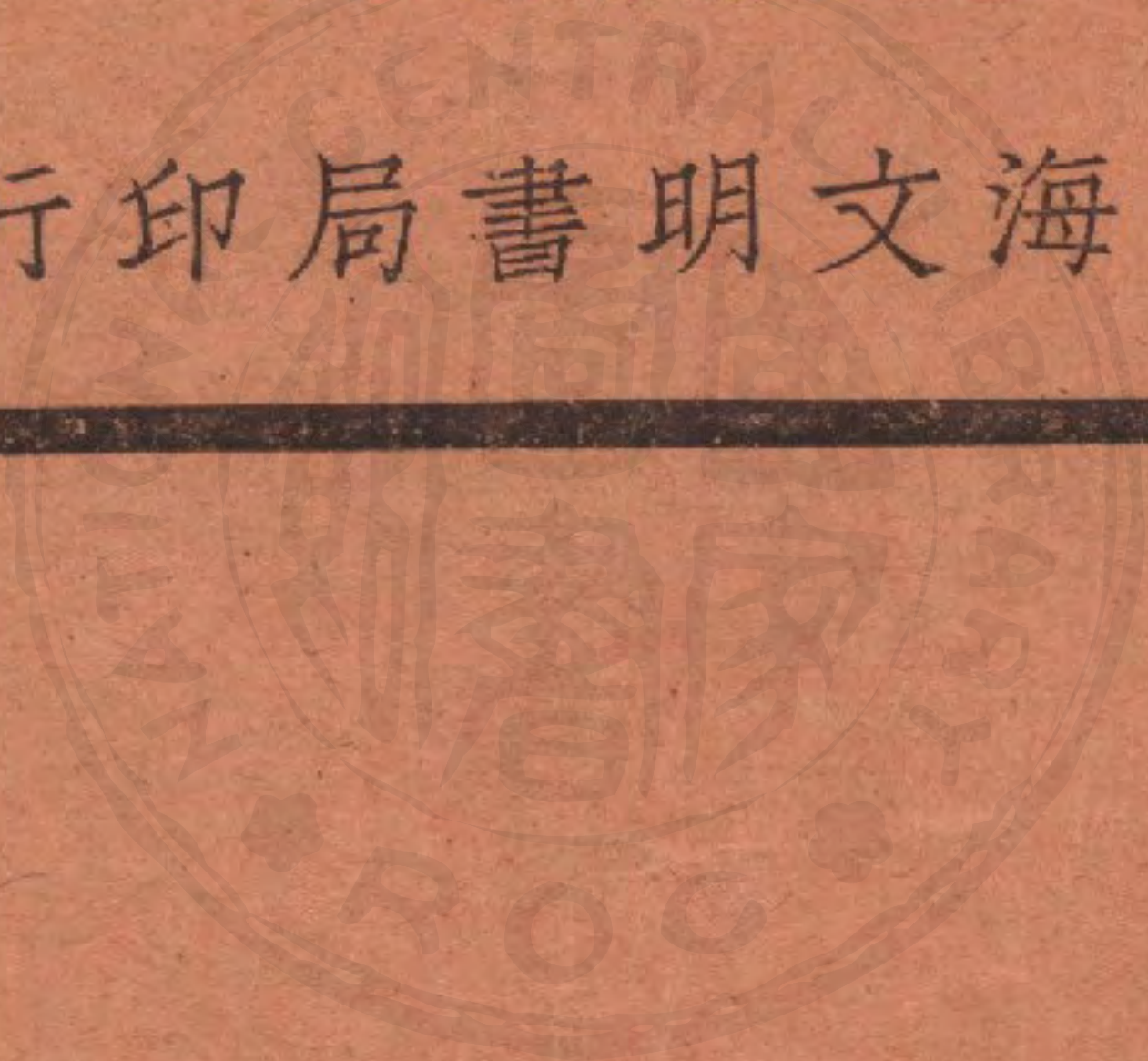


新 文 選



上海文明書局印行









# 新文選 卷九

## 演說文

勞動者底覺悟

——在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演說——

陳獨秀

世界上是些甚麼人最有用最貴重呢？  
最貴重，或是說做官的讀書的最有用最貴重。  
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  
必有一班糊塗人說皇帝最有用  
我以為他們說錯了，我以為只

這是因为什麼呢？

我們吃的糧食，是那種田的人做的，不是皇帝總統做官的讀書的人做的；  
我們穿的衣服，是裁縫做的，不是皇帝總統做官的讀書的人做的；  
我們住的房屋，是木匠瓦匠小工做的，不是皇帝總統做官的讀書的人做的；  
我們坐的各種車船，都是木匠鐵匠漆匠做的；還有許多機器匠，駕船工人，掌車工人，水手，搬運



工人等，才能把我們的貨物和我們自己送到遠方，這都不是皇帝總統做官的讀書的人底功勞。這世界上若是沒有種田的，裁縫，木匠，瓦匠，小工，鐵匠，漆匠，機器匠，駕船工人，掌車工人，水手，搬運工人等，我們便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沒有房屋住，沒有車坐，沒有船坐。可見社會上各項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為有他們的力量才把社會撐住；若是沒有做工的人，我們便沒有衣食住和交通，我們便不能生存；如此，人類社會，豈不是要倒塌嗎？我所以說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

但是現在人的思想，都不是這樣，他們總覺得做工的人最無用，最下賤；反是那不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我們現在一方面盼望不做工的人，快快覺悟自己無用的下賤；一方面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覺悟自己有用，貴重。

世界勞動者的覺悟，計分二步：第一步覺悟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覺悟是要求管理權。現在歐美各國勞動者底覺悟，已經是第二步；東方各國像日本和中國勞動者底覺悟，還不過第一步。



在表面上看起來，歐美日本的勞動者，都在那裏大吹大擂的運動；其實日本勞動者底覺悟和歐美大不相同。因為他們覺悟後所要求的，有第一步第二步的分別。第一步覺悟後所要求的，是勞動者對於國家資本家，要求待遇改良；（像減少時間，增加工價，改良衛生，保險教育等事）第二步覺悟後所要求的，是要求做工的人自身站在國家資本家地位，是要求做工的人自己起來管理政治，軍事，產業，和第一步覺悟時僅僅要求不做工的人對於做工的人待遇改良大不相同。第一步要求還是討飯吃，必須到了自己有飯吃的時候，油鹽柴米蔬菜鍋竈碗碟等，都拿在自己手裏，做工的人底權利，才算穩固。否則無論如何待遇改良，終是仰仗別人底恩惠，賞飯。

中國古人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現在我們要將這句話倒轉過來說：『勞力者治人，勞心者治於人。』

各國勞動者第二步覺悟，第二步要求，並沒有別的奢望，不過是要求做工的勞力者管理政治，軍事，產業，居於治人的地位；要求那不做工的勞心者居於





治於人的地位。

我們中國的勞動運動，還沒有萌芽，第一步覺悟還沒有，怎說得到第二步呢？不過我望我們國裏底做工的人，一方面要曉得做工的人覺悟確有第二步境界，就是眼前辦不到，也不妨作此想；一方面要曉得勞動運動才萌芽的時候，不要以為第一步不滿意，便不去運動。

一九二〇，五一。

美國杜威博士演說平民主義

潘公展筆述

美國教育大家。世界思想領袖。約翰杜威博士。Dr. John Dewey 此番來華。引起了中國教育界的注意。五月三日四日。博士在江蘇省教育會演講平民主義和教育的關係。到會的人很多。而且有從別個地方特為趕到上海來的。那也可見一般人的景仰了。杜威博士的小史和著作。有陶知行先生所做的一篇文章介紹。在會場分布。並且時報教育週刊上也已經略略載過。不必再說了。博士的演講。由蔣夢麟博士譯華。所以到會的人都很聽得明白。實在用不着我來瞎寫。但是我既然聽了博士的演



講。就應該轉告那些沒有機會聽的人。所以不妨草草的記了這一篇供給大家看看。也算不辜負這一次所聽的了。至於我所記的雖則比報上所載的稍詳。然而仍舊沒有達出博士原意的十分之一。所以我只好稱他爲「大要」供給讀者參考罷了。

平民主義和教育很有密切的關係。因爲教育事業須得和社會相聯結。社會的趨向怎樣。教育的趨向也要怎樣。共和的國家。就是要行平民主義的國家。必須有平民主義的教育。換一句說。國中的學校都須向那平民主義進行纔好。什麼叫做平民主義的教育呢。就是我們須把教育事業爲全體人民着想。爲組織社會個個的分子着想。使得他成爲利便平民的教育。不成爲少數貴族階級或者有特殊勢力的人的教育。

西洋古時的學校。也不是爲平民設的。因爲那時學校的教育完全是一種文藝的教育。換一句說。就是受教育不是爲了別的。完全爲了貴族。上流。僧侶。紳士等要懂文藝。纔去受教育。我們但看那希臘的「學校」一字是從「空閒」



一字化出來。就可知道那時候惟有空閒的一般貴族方有機會受教育。那終日勤勞沒有空閒的平民。就沒有享這種權利了。我們大家現在說起強迫教育。義務教育。以爲這是好聽的名詞。其實這種強迫的義務的教育。在歐洲不過行了數十年。在美國也是如此。並且在美國的情形。當那義務教育初行的時候。竟有人反對說。「拿了我們的錢。教鄰舍家的子弟。那豈不是把我的牛替人家耕田嗎。」可見得義務教育。就是平民教育的先鋒。在歐美也行了不多幾時。並且推究義務教育的起源。實在是因爲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之後。民權大張。政治的權威漸漸的落到平民手掌中去。所以他們想平民也不可有一些政治的知識。纔擴充學校的範圍使得平民也能領受教育。這又可見雖則有了義務教育仍舊是一種文藝的教育。歐美的情形既然如此。那麼中國的教育事業現在方纔發達起來。不必有什麼憂愁。因爲中國如果趕緊的進上去。終有一天進到歐美的地步。

諸君要知道平民主義的潮流。在現在的世界。差不多像雪球一樣。越滾越



大越遠的了。但是我們細細的考察。就知道西洋的教育。物質方面固然已經發達極了。但精神方面却依然如舊。依然是貴族的教育。依然是少數人的教育。依然是特殊階級的教育。我們試看德國。他的教育發達極了。但是現在大戰失敗。就因為他的教育仍舊不是平民主義的。這就是德國教育的大缺點。大凡後進的國家。模倣人家。也來振興教育。這是很好的。並且先進國走錯的道路。他們實在不必再走上去。免得耗了許多精神。費了許多金錢。廢了許多時間。仍舊去得那不中用的結果。

還有一層。西洋的文明總算是發源於希臘。希臘人的腦筋這樣靈敏。文化這樣高尚。為什麼科學的發達。不在那希臘文化發達的時候。却必要等到後來呢。這個問題很是奇怪。然而解釋他的答案並沒有什麼稀奇。就是「希臘人看輕做工的」一句話。因為希臘人看輕做工的。所以他們的教育不是平民的教育。重文藝那麼不重科學。這是當然的結果。重文藝的教育的流弊。就是看重古人。因為文藝是在書本。書本都是古人的。既然看重古人的文藝。那麼教育的方



法自然是重記憶力不重思想力。那就是不合平民主義的教育了。

我們現在可以討論平民教育的宗旨究竟是怎樣。我以為平民主義的教育。須有兩個很重要的條件。

(一)發展個性的知能

從前的教育。重在記憶力。不重思想力。所以教授的方法全用灌注的手段。好比老鳥哺雛一樣。做雛鳥的只要安居巢中。張開了嘴。將食咽下去就是。這種教育是埋沒個性的。講到個性主義。(Individuality)

不可不說明他是和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不同。否則難免有人誤會。個性主義的意思。就是要把個人所有的特性各各發展出來。所以注重個性的教育所養成的人才。是自動的。是獨立的。是發思想的。是活潑的。是有創造力的。是有判斷力的。不是被動的。不是依賴的。不是受思想的。不是拘束的。不是因循的。不是有惰性的。書上的話。教員的話。不必一定是對。須得使學生時時自動的去評判他。所以我要請諸位教員先生們自己問問「我們學校裏的功課是否發展個性的。我們從前教授的方法是否注重個性的。倘若不然。我們是否要想法改



革。」諸君要知道個性的發展。是共和國家的基礎。是平民主義的真髓。我們教育家能够注意這一點。那麼就可以算得走上平民教育的正當道兒了。

(二)養成共業的習慣 共和國的。就是平民主義的國家的。第二要素。就

是人人須共同作業。(Working Together) 上面我們說的發展個性。那是固然。但是我們所要發展的個性。不是互相衝突的個性。是要互相吸引的個性。譬如原子必須互相吸引。方可成就一種物體。我們作事也須如此。怎麼樣可以算做共同作業呢。譬如在上的人出了一個主意。叫那在下的人去做。那在下的人就不可不去照做。不管他是有利於我的。或者有害於我的。因爲在下的人唯一的職分是服從。那便是專制。不是共同作業。又譬如在上的人專門替那在下的人想出善良的法子。做出善良的事情去救濟幫助那一般在下的人。不管他是否有利於自己的。那一種人固然可以算做好的了。但是只可說他是行仁政。不是共同作業。何以呢。因爲專制的事只有在下的人做。仁政的事只有在上的人做。專制的利益只有在上的人享受。仁政的利益只有在下的人享受。那都是不



合於共同作業的原理。共同作業的原理。是一個團體裏頭的各個分子都要同時做事。做事的效果要使各個分子同時都享受着利益。我們把這個原理應用到學校一方面去。那麼學校裏的事情。不單是校長做的。也不單是教職員做的。連學生也要共同做的。做事的結果。要不單是校長受益的。也不單是教職員受益的。也不單是學生受益的。要使得學校裏全體的人都受着益處。既然如此。每有一樁事情發生。我們就該分外的努力去做。連學生在內。不可有互相排擠的手段。不可有互相猜忌的意思。大家互相吸引起來。把這樁事做好。然後大家平均去享受這事的利益。所以我們不可遏抑學生做事的機會。須得引起他們做事的興味。不用專制的手段去強迫他們做事。要用溫和的手段養成他們共同作業的習慣。

上面說的發展個性和共同作業。的確是平民主義的精髓。的確是共和國家的要素。諸君須知道他們政治家。法律家。外交家。實業家所做的事情。固然是重要。我們也承認他們是重要。然而可知道他們決不能創造十年二十年以後



的世界。這創十年二十年以後的世界的責任是我們教育界的人負的。這創造十年二十年以後的世界的權柄是我們教育家的人操的。並且要知道照上面說的二大條件去做教育的宗旨。那麼造就的國民是真正共和國的國民。是真正平民主義國家的國民。倘若不然。我們所造就的國民。思想是不自由的。身體是不活潑的。精神是不猛進的。所作所爲都是做那有知識的人的奴隸的。那麼無論國家的招牌是共和也罷。是專制也罷。總沒有一些平民主義的精神。那種教育總不能說他是平民主義的教育。諸君要知道。要達平民教育的目的。必須有主動的精神貫注下去。否則當中國現在過渡的時代。必定要漫無標準不能動手改革了。

我今天祇能略略說出平民主義的教育的大綱。至於怎樣施行平民主義的教育的具體方法。祇好留在明天和諸君討論。我此番從美國來。雖則沒有受美國教育界正式的委託。但是很願意代表美國教育界諸君全體向中國教育界諸君致敬意。還希望諸君熱心毅力去實行平民主義的教育。至於我個人既



承中國有名的教育界團體歡迎。又承江蘇省教育會的寵招。到此來演講。我是很覺榮耀而且要感謝的。（以上第一天的演講）

昨天我所講的是平民主義的教育原理。今天要大略講到實行平民教育的辦法了。平民主義的教育的真意義。既然是要個個人受教育。緣昨天已經說過的。那麼這種教育的原質。第一要使得個個國民有自動的力量。有活動的精神。

我們既然說平民教育那就不可不顧大多數平民的生活。我們須把教育普及到大多數的平民身上去。使得他們覺得這種生活是有樂趣。平民的生活。總是職業。我們須得用教育的方法感化他們。使得他們對於所做的職業不看作機械的動作。好像有很深的。意思是包括在內。還有一層。他們空閒的時候也要施以教育。像音樂哩。美術哩。跳舞哩。拍球哩的種種。總要使他們有優美的情感。

從前文藝的教育盛行時代。日常起居飲食的事情。人家不去注意。因為大



家想這是不值得注意的。惟其這樣。所以那時的教育完全和平民沒有關係。像交通事業呀。實業呀。飲食起居呀。這方纔是平民日常的生活。若要注重平民的生活上去設施教育。除非把他們日常經驗的事情都搬來做學校的教課。這方是平民的教育呢。

況且教育事業若然不從大多數平民着想。換一句說。若不提倡平民主義的教育呢。那麼一般平民覺得終日勞勞都爲衣食。人的生活是很沒有趣味。久而久之。他們對於一切事業漸漸生出不快的反動。諸君要知道。現在世界的社會問題還沒有解決。那過激主義如風起雲湧。這是什麼緣故呢。尋根究底。就是平民沒有受着切於生活的教育。所以他們對於自己的職業不覺有樂趣。只覺有勞苦。一旦橫決起來。自然是不可收拾了。所以我們爲了切合平民生活起見。提倡職業教育固然不錯。然而要明白職業教育不單是教學生一種職業比人家好些。使得他容易賺錢。因爲賺了錢不必是一定快樂的。同時須要教學生知道這種職業內部的好處。引得他對於這種職業有精神上的快樂。既然如此。那



麼世界社會問題的最後解決。不在加增工資。也不在減短作工時間。實在普及平民教育。使得一般工人於用力之餘。有機會去用腦。方才發生一種精神上的樂趣。

我們說教育該當和社會上的生活有密切的關係。姑且舉個例出來。照我看起來。幼稚園的創造。是很有這種意思。他們所做的事情。也很和社會日用的生活相像。譬如小孩玩耍「疊木」彷彿就是做木匠。小孩玩耍「架屋」彷彿就是做泥司。小孩玩耍「燒火」彷彿就是烹飪。這都是和日常生活相近的。我們再看中學以上有試驗室。那試驗室裏所做的木工金工等。也和日常生活有些差不多。那麼我們既然有了這種萌芽。祇要把幼稚園的法子推行到中小學以上去。祇要把試驗室的範圍擴充到全學堂去就是了。爲什麼要這樣呢。因爲我們要使得學校裏的生活。就可算得社會上所需的生活。

再舉個例。美國某處有一學校近一個煤礦。校中的小孩比幼稚園裏的年紀稍爲大些。假使叫他們把礦中事物的情形做模型出來。他們居然會一件一



件的做出來。那做不出的稍稍幫助幫助就夠了。這種自做小模型的利益有三樁。(一)因爲他們願意去做這種生活。所以他們畢竟能用自己的經驗和理想去創造事物。(二)他們雖則各做各的。然而他們所做的又都是全體的一部分。所以可以養成他們羣性的動作。將來到社會上去。自然會多數人合做一件事了。(三)可以因勢利導。隨了個性的不同。各自引他們到特種科學路上去。那麼學校的生活就可以接近社會的生活。我還要舉一個例。某處市內。貨物本有假的。換一句說。那構造的成分不和真的一樣。後來這市裏的學生。都要把一件新鮮的物品帶到學校裏用化學去試驗。假使貨物是假的。就發通告給大家知道。不去買他。所以這市裏以後漸漸的沒有假貨了。又有一處。市內的公衆衛生本來不狠講究。所以患病的很多。後來這處的學生分頭去調查公衆衛生的缺點。再加以研究。然後設法改良。從前的弊就沒有了。那可以見得學校裏教物理化學的種種科學。不該當單單是抽象的教授。是要實實在在去研究。後來的結果竟能促進社會道德。這也是學校生活和社會生活調和的現象。



總而言之。我們實施平民教育的宗旨。皆要個個人受着切己的教育。實施平民教育的方法。是要使學校的生活真正就是社會的生活。這樣看來。人民求學的主旨。就是求生活的道理。這是真正的目的。至於文字等原不過用做工具。我們把他當作機械看待罷了。既然是機械。那麼學校裏所教的不該當專門注重這個地方。反而把真正目的求社會生活忘記了。現在一般學校天天是教文字等等的工具。以致學生都受了書本的束縛。永遠跳不出他的範圍外面去。試問這種機械的智識。丟棄了目的。果然能够得到麼。就使能够得到。果然能够用到社會上去麼。倘然不能。那麼豈不是誤人子弟麼。所以平民教育的宗旨。是要個個平民受着求社會生活的真實學問。不是受那一般機械的智識。我演講就要完了。但是有幾句話要向諸君鄭重聲明的。就是中國普及教育方在起始試辦。可以說他太遲。也可以說他遲的有利。何以呢。因為歐美各國走錯的地方。中國實在不必再繞道兒的去走。只要揀那最捷最近的路向前猛進好了。

諸君。社會的壽命是長的。人的壽命是短的。但是我們祇要努力去。那麼



一代二代三代之後。終有達到平民教育的目的。諸君。中國將來的幸福。中國將來兒童的幸福。不是靠傍別人的。完全是靠傍你們一般教育家的。可以不努力麼。我臨了還要謝謝蔣先生。因為他代我翻譯得很好。（以上第二天演講）

### 胡適之演說實驗主義

潘公展筆述

五月二日下午七時胡適之先生演說此題的時候。到者約有一千餘人。都是高興而來。滿意而去。後來到的。位置都沒有了。演說的時間經過一小時半。聽者都沒有倦容。可見這演說辭的精采了。我恐怕沒有機會聽這番演說的人是很多。而且這個題目又的確和我們有密切的關係。所以不怕固陋。把他記了出來供獻讀者。至於我記的不完全。說的不透澈。或者有利胡先生原意不同的地方。那當然要請胡先生及讀者諸君原諒的。公展識。

此番美國大教育家杜威博士到中國來。江蘇省教育會請他明天後天到這兒來演說。又因為我是他的學生。所以叫我今天晚上先來講講。方纔主席說



我是杜威博士的高足弟子。其實我雖是他的弟子。那『高足』二字可也不敢當。不過今天先要在諸君面前把杜威博士的一派學說稍稍演述一番。替他先開闢出一條道兒。再加些灑掃的工夫。使得明天諸君聽杜威博士的演說有些頭緒。那也是做弟子的應盡的職分。

我今天所要講的題目是（實驗主義）英文叫做 Pragmatism 這個字有人譯做『實際主義』我想這個名詞也好用。並且實驗主義在英文中似當另為一個名詞。叫做 Experimentism 那麼我何以要把實際主義改為實驗主義呢。那也有個道理。原來實驗主義的發達。是近來二十年間的事情。並且分了幾派。有歐洲大陸派。有英國派。有美國派。英國派是『人本主義』他的意思是萬事萬物都要以人爲本位。不可離開了人的方面空去說的。所以是非有無利害苦樂都是以人爲根本的。美國派又分兩派。一派就是實驗主義。爲杜威博士那一般人所代表的。一派是『工具主義』這派把思想真理等精神的產物都看做應用的工具。和那用來寫字的粉筆用來喝茶的茶杯一樣。以上各派。雖則



互有不同。然而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注重實驗。所以我今天的題目叫做『實驗主義』

我們要明白實驗主義是什麼東西。先要知道實驗的態度究竟是怎麼樣。實驗的態度。就是科學家在試驗室裏試驗的態度。科學家當那試驗的時候。必須先定好了一種假設。(Hypothesis)然後把試驗的結果來證明這假設是否正當。譬如科學家先有了兩種液體。一是紅的。一是綠的。他定了一個假設。說這兩種液體拚合起來。是要變黃色的。然而這句話不是一定可靠。必須把他實際試驗出來。看看拚合的結果是否黃色。再來判定那假設的對不對。實驗主義所當取的态度。也就和科學家試驗的態度一樣。

既然如此。我敢說實驗主義是十九世紀科學發達的結果。何以見得實驗主義和科學有關係呢。那麼我們不可不先明白科學觀念的兩大變遷。

(一)科學律令 科學的律令。就是事物變化的通則。從前的人以為科學律令是萬世不變。差不多可以把中國古時『天不變道亦不變』的二句話。再



續一句『科學律令亦不變』然而五十年來這種觀念大爲改變了。大家把科學律令看作假設的。以爲這些律令都是科學家的假設。用來解釋事變的。所以可以常常改變。譬如幾何學的定律說。從直線的起點上祇有一條直線可以同原線平行。又說。三角形中的三內角相加等於二直角。這二律我們都以爲不可破的。然而新幾何學竟有一派說。從直線的起點上有無數的直線同原線平行。有的說。從直線的起點上沒有一條直線可以同原線平行。有的說。三角形中的三角相加比二直角多。有的說。比二直角少。這些理論都和現在幾何學的律令不同。却也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連科學家也承認他們有成立的根據。不過照現在的境遇說。通常的幾何學是最合應用。所以我們去從他的律令。假使將來發見現在的幾何學不及那新幾何學的合用。那就要『以新代舊』了。我們對於科學律令的觀念既改。那麼研究科學的方法也改了。並且可以悟得真理不是絕對的。譬如我們所住的大地。起初人家以爲是扁平的。日月星辰的出沒都因爲天空無邊。行得近些就見了。行得太遠就不見了。這種說話。現在看來



固然荒謬。然而起初也都信爲真理的。後來事變發見得多了。這條真理不能解釋他了。於是有一『地圓』的一說。有一『地球繞日』的一說。那就可見真理是要常常改變的。又譬如三綱五常。我們中國從前看做真理。但是這八年之中。三綱少了一綱。五常少了一常。也居然成個國家。那就可見不合時勢的真理是要漸漸的不適用起來。

(二)生存進化 起初的人以爲種類是不變的。天生了這樣就終古是這個樣兒。所以他們以爲古時的牛就是現在的牛。古時的馬就是現在的馬。到了六十年前達爾文 Darwin 著種源論。纔說明種類是要改變的。人類也是猿類變的。我們人類有史的時代雖祇有幾千年。而從有人類以來至少有一萬萬年。假使把這一萬萬年中的生物。從地質學考究起來。不曉得種類變得多少了。那種類變化的根本。就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八個字。再簡單說一句。『就是適應環境』罷了。譬如這塊地方陽光太大。生物就須變得怕陽光。那塊地方天氣太冷。生物就須變得怕寒冷。能够這樣的變化。方可生存。不能變的或變



得不完全適合的就難免淘汰。而且這種變化。除了天然以外。人力也可做到的。譬如養雞養鴨。我們用了擇種的法子。把壞的消滅了。好的留起來。那麼數世之後祇有好種了。又譬如種桃。我們用了接木的法子。把桃樹的枝接到蘋果樹上去。一二年中就會生出特種的桃子。可見生存進化的道理。全在適應環境的變化。

上面我說了兩大段的話。現在把他結束起來。就是（一）一切真理都是人定的。人定真理不可徒說空話。該當考察實際的效果。（二）生活是活動的。是變化的。是對付外界的。是適應環境的。我們明白了這兩個從科學得來的重要觀念。方才可以講到杜威博士一派的實際主義了。

杜威博士所主張的實際主義。我們分三種來討論。

（一）方法論。（二）真理論。（三）實在論。

（一）方法論 實際主義和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學理的種種方面都有關係。就因為他的方法和別個方法不同。他的方法。簡單說起來。就是不重空泛的



議論。不慕好聽的名詞。注意真正的事實。探求試驗的效果。我們把這種方法應用到三方面去。

(甲)應用到事物上去。我們要明白事物。必須先知道事物的真意義。不可因為曉得事物的名稱就算完事。譬如瞎子。他也會說『白的』『黑的』。但是叫他把兩樣物件中揀出那『白的』或『黑的』來。他就不能動手。因為他實在沒有知道黑白的真意義。又譬如一個會說話的聾子。他也會說『小叫天』『梅蘭芳』。但是叫他說出小叫天或梅蘭芳的聲調怎樣好法。他就不能開口。因為他並沒有『譚迷』『梅毒』的真意義。所以要明白事物。第一須知道事物對於我發生怎樣的感覺。譬如『黑』在我身上的感覺是怎麼樣。『電燈』在我身上的感覺是怎麼樣。第二須知道我對於事物發生怎樣的反動。譬如『黑』了我將怎樣做。『空氣不好』我將怎樣做。若僅僅如孔子所說的『多識鳥獸草木之名』。那就和實際主義大相反背了。



(乙)應用到意思上去。實驗主義的學者。把凡所有的意思都看做假設。再去試驗他的效果。譬如甲有一個意思說這樣方可以齊家。乙有一個意思說那樣方可以治國。我們都不可立刻以為是的或否的。先得試驗他的結果。是否可以如此。然後再去批評他。哲姆斯博士 Dr. James 意思看作銀行的支票一樣。倘然我的意思是可行的。行了出去竟得到我所預期的結果。那就好比兌現的支票一樣。不然。那就是不兌現的支票了。所以在實驗主義看來。意思都是假設的。都是要待人家去試驗的。

(丙)應用到信仰上去。信仰比意思更進一層了。意思是完全假設的。意思等到試驗對了之後方成信仰。然而信仰並不是一定不易的。須得試驗試驗才好。譬如地球扁平的一說。當初也成爲信仰。但是現在觀察出來。地球並不是這樣。所以這信仰就打破了。又譬如我們假使信仰上帝是仁慈的。但何以世界上有這樣的大戰。可見得信仰是並非完全靠得住。必須把現在的事情實地去考察一番。方才見得這種信仰是否合理。迷信的事姑且



勿論。就是普通社會的信條也未必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在實際主義看來。那都要待人試驗的。

上面所說的實際主義方法的應用。和教育究竟有什麼關係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教育事業當養成實事求是的人才。勿可專讀死書。却去教實在的事物。勿可專被書中意思所束縛。却當估量這種意思是否有實際的效果。勿可專信仰前人的說話。却當去推求這些信條是否合於實情。

(二)真理論 實驗主義關於真理的論據。前面已經講得不少了。此處所要說明的。就是「真理都是工具」一句話。譬如三綱五常從前在中國成爲真理。就因爲在宗法社會的時候。這個「綱常」的理論。實在可以被我們用作工具來範圍人心。並且着實見些功效。到了現在社會的情形變了。這個「綱常」也好像是沒用的工具一般。只好丟去。另尋別的適用的工具了。既然如此。所以真理是常常改變的。哲姆斯博士說過。大凡真理都是替我們做過媒來的。都是替我們擺過渡來的。因爲倘然我們發見了一種事物的變化。不能用舊時的真



理去解釋他。就不得不另創新的真理去解釋。這種新的真理就是替我們和事變做媒擺渡。而舊理的做媒擺渡的功用失去了。所以實際主義對於真理的觀念。是要養成主動的思想。去批評真理。的是養成被動的思想。做真理的奴隸。譬如『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婦者服於人也。』這些話都是中國前代的真理。但是我們要考察這些真理是否合於現在社會的情形。然後來定他們的是非。

(二)實在論 實在論就是宇宙論。也就是世界觀。那是哲學的問題。照實際主義說。世界是人造的。所以各人眼光中的世界是大不相同。譬如同在一塊地方。詩人的世界是風花水月之類。工人的世界是橋樑屋宇之類。各人有各人注意的所在。也就是各人有各人的世界。並且世界是由小而大的。各人的生活經驗愈增加。那世界的範圍愈擴大。生活的樂趣也愈增加。所以實際主義學者的世界是實在的世界。不是空虛的世界。那佛教所創造的『極樂國』『天堂』『涅槃世界』『極樂世界』等。都是空空洞洞不可捉摸的。並且他們看得世界是煩惱困苦。怕生活。怕經驗。所以才創造這些世界來引誘人。但是實際主



義學者像哲姆斯一般人都說世界是人造的。很危險的。很不平安的。人類該當經驗去找安樂。該當冒險去造世界。假使有上帝。那麼彷彿上帝對我們說。『我不能爲你們的安樂保險的。但是你們畢竟努力。或者可以得着安樂。』實際主義的意思。以爲惟有懦夫是不敢生活的。否則都應該在這實在世界中討生活。

現在我把實驗主義的要點說起來作一總束。我們人類當從事實上求真確的知識。訓練自己去利用環境的事物。養成創造的能力。去做真理的主人。

#### 吳玉章在留法勤工儉學生送別會演說

今天寰球中國學生會。爲我們留法勤工儉學會學生開送別會。中法人士到會的很多。其熱誠可感。鄙人亦倡辦勤工儉學會的一人。理當爲本會道謝。剛才各位的演說。痛快淋漓。已極佩服。現在鄙人所欲說的。是我們現在的感想。與對於諸君的希望。現在的感想是怎麼樣呢。寰球學生會每年爲出洋學生送別不只一次。出洋的學生亦不下數百人。但大都爲官費。或自費而資斧充足的。還



沒有機會與留法儉學會的學生和那勤工儉學會的學生送別。這回是第一次。所以我們應該有一種感想。常人往往聽說是儉學會與勤工儉學會的學生。就有一種觀念。以爲這等學生。苦是很苦。志氣是可嘉。然未必能有大成就。就是我們會裏的學生。或者也有這種觀念。以爲我們比那官費自費的闊學生。覺得慚愧得多。其實不應該作如是想。爲甚麼呢。因爲工是我們人人應該作的。學是我們人人應該求的。我們因爲無多錢求學。才想出一個儉學的法子。儉學尙且無力。又濟之以勤工。凡人只要有志求學。勤工儉學的事。是無一人做不到的。因爲他生產消費。都出在他一身。並無須仰給他人。這等人正是能自立自強。甚是可敬。並不是可恥的。至於說到他的精神志氣。比那官費自費有錢的學生。或者還要強些。你看歷來自費生的成績。比官費生好。苦學生的成績。比執袴子弟好。就可以想見了。所以我們崇拜勢力的觀念。是要打破的。我們自尊自重的觀念。是要拿定的。這回赴法學生。共有八九十人。大都是中學畢業。甚至有由大學退學前往的。其勇往精進的精神。是狠可尊貴的。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感想了。對於諸



君的希望是甚麼呢。我們試看現在世界的現象。是不是到處都鬧米荒糧貴呢。歐洲的麵包問題。生計問題。因爲此次大戰。其恐慌尙在人意內。卽我國各處米荒。也因內訌受許多影響。至於日本則素來平靜。因爲歐戰且大獲奇利。何以也有鬧米的風潮。可見全世界的生活困難。是到處皆同了。全世界何以生計都困難。無非是生產消費不能供求相應。今要救這恐慌。仍必循生衆食寡之道。其道何在。消極的在杜絕糜費。積極的在發達生產。杜絕糜費的方法。現有兩件事是應該急行的。第一件是去軍備。軍備爲甚麼要去呢。現在世界財賦之半。都用在軍備。如以此人工來從事生產。則生產之收入將增一半。以此財力來供給人民。那人民的疾苦可減一半。有人曾算過。以現在世界的軍費轉作人民正當的消耗。沒有不家給人足的。試問我們要這軍備何用。必定有人說爲防亂。何以有亂。我想那政治不良。政府惡劣。補救無方。人民起來革命。這是應該的。也不是軍隊所能防止的。至於普通的亂事。大半爲生活艱難窮民無告挺而走險而起。然則我們如果省下軍費來。可以家給人足。不是去了亂事的原因嗎。若說軍備是



拿來作國防。以備外人侵陵。所以無論如何窮困。不能不要的。這純是野心家欺人之言。我們試看德國。數十年擴充軍備。鬧得世界上人人自危。其實德國何嘗是自衛。純是那威廉第二。有稱雄稱霸的野心。故不惜窮兵黷武。所以世界輿論。多贊成聯軍去打破德國的軍國主義。帝國主義。歐戰延到五年。加入英法聯軍的數十國。雖勝負迭見。終得最後的勝利。如今德國殘破。不可收拾。亦可見軍備擴充。不惟無益而且有害了。現在歐洲和平會議。雖不能說銷兵。大概總要限制軍備。將來世界定要做到去兵。方才得永久和平。至於保持治安。有保安警察足矣。第二件是去游民。游民二字。從嚴格的說起來。凡不從事生產的。皆可謂之游民。至那興風作浪。操奇計贏的政客奸商。把社會和金融。時時攪得天翻地亂。彼却於中取利。這種人比游民的罪孽還重。自不待論。必須鋤去。卽一般不正當的營業。如我國的錢鋪。利用幣制不統一。多方剝蝕以爲生活。與那漁利的商人壟斷一切。亦當算作游民。在所必去。去之之法。在組合各種協社。以杜中間人之漁利。務期勞力與報酬。得正當之分配。以符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主義。以上兩事。



雖然做到。亦祇算消極的辦法。至那積極的發達生產。則在改良農工商各種實業。這就不能不切望於諸君了。現在科學進步。一日千里。我們不從速猛進。則無以自立於世界。諸君往法勤工儉學。所負的責任不小。我國近數十年來。每遇一次戰爭。則風氣爲之一變。甲午中日戰後。國人始注意留學。庚子變後。舉國乃謀改革。日俄戰後。革命風潮乃烈。民國遂得成立。此次世界大戰而後。政治社會革新之聲。遍於全球。我們國人。亦知順此潮流。研究改革。但是每次新潮發生。隨後必有一番阻力。大約壞在兩種人。一種是一知半解。或竊得一種緒餘之說。以文其盜竊之行。一種是死頑固。惡新學如蛇蝎。有此兩端。極不相容的勢力。滿布於社會。反使那革新的志士仁人。無從著手。徒增慨嘆了。所以我們要認定這留學外國。講求新學。不是趨時附勢。學點皮毛。想竊得一頭銜。以爲終南捷徑的。純是我們想各盡所能。以謀個人的生存。卽所以謀大多數人的幸福。使品端學粹。那頑固的。也不能再生阻力。自可稍收良果了。故鄙人希望諸君。時時從人類應如何自勵。始無害於社會上著想。不願諸君學得本事。從安富尊榮上著想。現在世



界的新思想新科學。及此次世界和平會議，皆在法國，諸君前往，不但能學得物質上的文明，並可學得高尚的理想。將來歸國以貢獻於吾國社會，而能為社會開一新紀元，其功業自不可限量。這就是鄙人對諸君的臨別贈言了。

蔣夢麟在南洋公學演說

藹人記

世界的潮流，一日一日的進化，覺得很快。吾人立在社會上，不可不放開眼光來觀察世界近來社會的現象。現在中國的勞動界，已漸漸的發達起來了。前次在上海開全國學生聯合會的時候，在席演說的人，就有一個寧波工人，穿着短衣，上臺演說。他說的話，都是很切實，很有道理。因為我們所知道的，是完全由書上或歷史上或新聞紙上看來的，但是他所知道的，是完全由手工上閱歷上得來的。將來為潮流所趨，發動起來，是不能免的事。吾人當深思考慮，預測將來，順着潮流做去，加以引導的功夫，使將來的禍患，怎麼才可以免去。我國自從五四運動以來，罷課罷市罷工的風潮，鬧得很大，但是這一次的風潮，不是學生弄開來的，是早已經做成的，好像火炮一樣，是早已將彈子裝好了，學生不過先一



步上前去發動那機關。所以等到響的時候。四面八方。都爲震動。這一次的風潮。就可算爲我國改造的起點了。以後我國的局勢變幻處。不可以預料。我國的成敗。全在吾人以後的舉動。這次巴黎簽定和約。吾人當知非簽字於將來和平保障書。是簽字於吾人子子孫孫的死刑書。吾人觀於各國對於這次簽字的不滿意處。諸君想都知道。大戰雖已告終。但是歐洲各處的小戰。仍舊繼續進行。俄國已陷入沒有政府沒有援助的狀態。意大利與巨哥斯拉夫。聲勢洶洶的欲奪得波蘭。捷克斯拉夫與匈牙利。或存了野心。或受了冤抑。巴爾幹局勢的糾紛。都是無法處置。日本與中國。交惡日甚。又如十三小國的興起。糾紛更多。全是將來的禍根。這次和議起初的時候。威爾遜就宣言十四信條。宗旨是很正大。但是現在議和的條件。那裏有一條能做到的。威爾遜的宣言。可算是完全失敗。和約簽字。祇可算糊糊塗塗的敷衍過去。這次戰爭以後。勞工問題。更須注意。戰敗德國。都是工人的功勞。兵士四人。有三個是工人。故現在工人的氣勢很高。意大利內閣在和會力爭菲墨。想回國的時候。固存他內閣的位置。但是雖已爭到菲墨。內



閣亦已被國內工人推翻。英國工人。從前見了美衣華屋的紳士。是很恭敬的。但是現在見了他們。反還要輕視他們了。大多數的工人。都存着一種心理。以為現在的。世界。是我們用力去做出來的。倒被那貴族紳士快快活活的受用。剩得我們吃苦。豈不是太沒公道嗎。現在觀於英國法國美國德國與別國的工人罷工的風潮。到處皆是。可知工人的勢力。已一日一日的漲大起來。從前專制時代所用的仁政主義。來籠絡那班勞動界。是完全沒有用了。從前那班勞動界。智識未開。故用牧羊的手段。一面豢養他。一面又來宰烹他。但是現在的時勢。萬萬辦不到了。工人已大多數有覺悟。有智識。非順着世界潮流。去幫助他。開導他。將來的禍患。一定是不可收拾的。

倭伊鏗談話記

宰平

此是今年三月間在耶納聽倭伊鏗氏講演的筆記；倭伊鏗氏因為年老，早辭了大學教授。這回却為着我們一連講了三天。每天約定下午四時，君勸同我到倭伊鏗氏家中吃茶後，就聽講；至天黑纔散。末後一天，倭伊鏗氏尙約



我們如能多留，當再講一次。我因預定日期要到別處，可惜竟孤負了氏的盛意。然氏的熱心和親切，實在叫人見面之後，永遠不會忘記的。後來蔡子民先生到了柏林，我又同蔡先生由柏林到耶納，又見倭伊鏗氏一次。是日所談大略和前頭相同，就沒有記下。下文所記只有後半段不大容易明白，我且在此解釋幾句：倭伊鏗氏認定自然界以上有個精神界，因為人類精神所發動的要求，如文學，美術，宗教，哲學等，皆能超於自然界而存立。不過所謂精神界，並非如樂園淨土，神秘不可思議，又非如自然界之現成的存在，必須人類之活動奮鬥而後能達到這種境界。活動奮鬥，就是人的精神生活，實在就在生活中；精神世界也就在生活中。到了精神世界，沒有個人和個人隔閡，也沒有國家和國家的隔閡，氏所謂宗教，就是這樣的境界。他又叫做「精神直接」。把個人精神超入宇宙。宇宙觀人生觀融合為一。而又不斷的向上創造，生活無止境，宇宙無止境，宗教亦無止境。這就是蓬勃熱烈元氣煥發的倭伊鏗氏哲學。氏的神氣丰采行動言笑無一發露這樣的精神，現在崇拜氏的所結合



之倭伊鏗同盟 (Tuckers Bund) 彷彿就是一種信仰的團體。我後來遇見幾個德國朋友，他談到倭伊鏗哲學，以為氏的思想與其謂之哲學，無寧謂之主義運動。這句話似乎也很對。還有倭伊鏗氏夫人的一段話也甚有趣味，附在此處：一日倭伊鏗氏講完後，他的夫人（是個美術家）問我們道：假如倭伊鏗氏到中國講演，到底會發生多少影響？（從前北京講學社會商請氏到京漢講演，這回我們見面又提及氏因年事已高辭所以他的夫人談到這一層）我們答道：那影響一定很大很好的。夫人笑道：「恐怕亦未必然，倭伊鏗思想係根據德國國民性。中國和德國的國民性，自然是不能盡同的。所以倭伊鏗思想在中國，或者未必會發生甚麼大效果。」這層似乎也很是問題，寫出來預備喜歡倭伊鏗哲學的研究。

一

希臘哲學把宇宙看作有結構有目的；並非物質偶然和合。柏拉圖所謂

「世界各種物象皆有定型，足見上帝也是明白幾何學的。」這一類的宇宙



觀見解，到了中古時代，與基督教相混合。所以希臘一派哲學與基督教時代思想，皆以爲人類不過世界中之一部分而已。哲學出發點在全體，當研究人類以外更有超出人類的世界。此種思想支配歐洲人心理，約有一千年之長時間。直至十八世紀啟蒙時代，纔把這觀念推翻了。可以說是哲學史上大的變動。啟蒙時代思想，和以前不同的地方，就是以「人」爲出發點，以人的理性來解釋宇宙，大陸之理性派代表笛卡兒所謂「我能思想故我存在，」

(*Cogito Ergo Sum = I think therefore I am*) 這句話簡直認定可靠的只有主觀之我，所有古人流傳下來的東西，要相信他是對的，非經過自己理性推究一番不可。打破從來神秘和階級權威的觀念，絕對看重個人理性，別開思想上民主主義的局面。笛卡兒以後如斯比挪莎 (*Spinoza 1632—1677*) 的汎神論，來布尼茲 (*Leibnitz*) 的原子論，皆受笛氏哲學的影響。汎神論否認世界以外有甚麼一個「神」自無而有的造成世界，又站在世界外邊來統馭這個世界。他以爲神並非超世的，即在此世界之內，主張內在的實在之宇宙論。



來氏則謂萬有皆原子所集合，而成此原子之發展不藉外助，皆由自力。不過發展有遲速，所以萬有狀態有差別。比如人類精神最爲發達，動物次之，木石等等更次之，而人類之精神作用，亦即萬有本來所同具。此兩派學說在啟蒙時代影響甚大。再說啟蒙時代英國和德國又各不同，英國人注重在心理的，個人的一種研究，對於超官感的世界，不甚注意。德國思想則對於官感的世界以外，更注意超官感的世界。就是要把人的理性參透感覺以上之世界，康德哲學，就是這樣。他以爲凡人皆具兩方面，一方面爲必然的我，現象的我，不自由的我，（受因果律支配故不自由）又一方面爲當然的我，爲精神的，我，爲絕對自由的。他以爲感覺不過是材料，組織這些材料要靠着理性。他把理性也分做兩方面：純粹理性，是屬於現象的我，實行理性，是屬於精神的我。一個人有兩種的我同時存在。康德這種講法一邊看重智識，偏於主知主義，一邊又以爲實行理性可以衝開宇宙，把住實在。此爲德國哲學與他國不同的要點。菲式脫（Fichte）是承繼康德學派的，他却覺得這樣兩概說法不



很對。菲式脫以爲何必要分開說，只以實行理性貫串一切大本大原便够了。

他說哲學當以精神的我爲起點，不當以客觀物質爲起點。人的精神是能創造的，人若了解自己的人格，決不願爲機械的客觀世界所拘束。一定會想以人力控馭自然。至黑智兒（Hegel）把人的地位擡得更高了。上頭說過康德哲學雖然要把人的理性，參透感覺以上世界，但是所說的範圍還是屬於主觀方面，菲式脫亦復如此，黑智兒更進一步，以爲不但主觀，即客觀也是這樣。黑氏的邏輯方法，以世界歷史，實爲人類理性所支配，歷史即是理性的發展，就是自然世界也無非理性的發展。倭伊鏗氏講到此處他說黑智兒以爲我存在，故世界存在，此說之弊，未免把「一個人」的力量看得太大。其實吾人研究宇宙中一小黑子之地球上問題，尙有許多不能得其究竟。若謂把個人的精神擴充了，即可創造一完全世界，誰還信他呢？黑智兒既認爲客觀世界也是理性的發展，那末理性之客觀的表現，自以國家爲最。後來馬克斯之國家社會主義，實黑氏學說爲之前驅。黑氏一派以爲社會不過多人集合的總體，



而國家則有其特殊的性質和組織。實超出社會之上，爲理性圓滿之表現。這一派之反動卽實證主義，如孔德穆勒約翰斯賓塞皆把官感所能接觸的世界作爲研究的根據。至於超官感的世界，則一概不認。實證派既不認超官感的世界，只好就人力所及者，如孔德之愛他主義。穆勒之最大幸福主義。無非在這一方面求個社會的安寧快樂罷了。實證派與康德以下各派不同的地方就是實證派以科學爲基礎，不注重人類精神作用。此種思潮在歐洲近代十中之七受其支配。除印度外恐怕在東方亦復甚佔勢力。如其果能貫徹這種主義，也未嘗不妙。無如實證派的代表如孔德如穆勒如斯賓塞，孔德晚年竟變爲宗教信仰家，穆勒死後發表的日記，對於善與惡的問題，再三致疑，以爲如無超官感以上世界，何以能向善不向惡。這兩位先生已爲精神理性方面所左右的了。斯賓塞算是堅持到底，然照他所主張的進化說，如單變復同變異，儘着這樣變來變去究竟有甚麼意味？今天所說的總括一句話：歐洲近代思想，無非一個「力」的發展，全是表外的；此種思想，就是「動」一「作



爲。」此種思想之結果，覺得人生了無幸福之可言。

以上第一天講

二

今天講的雖是接著昨天，但方面畧爲換一換，今天係講歐洲自希臘以來思潮之趨勢，希臘人傳下來最有價值的精神，就是審美觀念。希臘思想極看重自由，又極看重秩序，這兩種思想，都在美術上十分表現出來。希臘美術今日還可看見的，總覺得他的妙處既活潑又停勻。這種特色簡直就是希臘人精神，到如今還活着，他的哲學他的政治思想，無一不是整齊和自由兩種思潮發生出來的。到了羅馬時代就大不同了，羅馬也未嘗沒有美術，然不是羅馬民族思潮的結晶體，羅馬精神很嚴肅，很平穩，所以他傳下來的東西，就是法律。經過中古到了新時代歐洲思想不是趨重實料，就是趨重文科一類學問，德國中學校就是這樣分開。至於新時代最普遍的精神，無非動！進！對於靜的方面，完全不問。這種動和進的態度何嘗不是，不過偏於一方面，那毛病也就不



小了。他們只知爲變化而變化，不再注意變化的後面還有甚麼東西？他們只知看重功用，不管功用的後面還有甚麼東西？因爲太偏的緣故思想上就不免起了衝突。我想東方思想比歐洲或者較少這種的病，最近代發生之社會主義，固然有好幾種原因纔湊成，然看重功用之近代思想，實爲其中一大原因。功用思想與工業革命機械運用合起來，滿地就高高低低的長出許多工廠，社會主義，是工廠裏邊開的花，天天將水澆花的，就是那些資本家。資本家的罪惡，他不把工人當作「人」看待，他心目中只有自己事業上的成功，這原是功用主義必然的結果。可是一般勞動朋友實在害得苦也。社會主義者爲的要改造這般勞動朋友的窮生活，却是有一樣很奇怪的事。社會主義者所開出來方案，還是忘記工人們一個個是個「人」，人的能力，本可自動，參透宇宙，把他這種能力抹煞了，人生所存的價值究竟還有多少呢？

歐洲還有一種思想上大衝突，就是一面說博愛，而一面好打仗，文明和宗教成了一個正負的關係。搭果爾批評歐洲文明，是個虛偽的，一定不能久存，



這句話也未可厚非。你看印度文明和宗教委實能够一致。像歐洲這樣的情形難怪他覺得不滿意。現時最關緊要的，大家努力在種種衝突底下求得思想的中心。凡是歪在一邊的思想，可斷其不是健全無病的東西，我們可以不要他。

往下講到人類生活的方面，其一，現成之自然界。吾人固然生活在自然界裏頭，但自然界雖有千變萬化，其實不過排列的變動罷了，一切都是現成的，充其量也只能發見形式的理性。所以自然界，無所謂創造，無所謂自動，再說自然界中之其他動物，他的生活，逃不了一種循環作用。動物生活完全沒有所謂自覺，人類能自覺，又能自動，所以人類能參透宇宙。其二，人的精神生活，決非此現成之自然界所能有。現在要說明精神生活可把他分做三個階段來說，A 基礎階段，如飲食，男女，語言，同情等皆是。無論人類文明或野蠻，乃至比人類較下等的動物，都有這種基礎。動物聲音含有他的語言作用，語言和同情是交通的要素，不過動物一切皆憑感覺，沒有自動的生活。B 奮鬥階



段，人能自動，自然能奮鬥。但是這階段爲甚麼說要奮鬥呢？因爲實際上並沒有像希臘思想所想像的那麼美，那麼有條理。宇宙中有善有惡，橫豎是個無所不有的。現成的自然界，他却不問善惡，隨便亂碰。比如地震起來，他不管這地方有人沒有人，更不管這些人是好是壞。再說人在社會裏混了一生，那些發財得意的不一定是好人。既是亂烘烘的這種世界，所以人類責任，就是要善惡夾雜的當中，奮鬥出一條生路來。C 克服階段，上文說過奮鬥是不能沒有的，奮鬥之結果要達到自然界以上的精神界，即個人以上的精神界，這種超自然超個人的階段，把他就叫做克服階段。克服是由奮鬥而來的，不過有一點應注意，專靠個人奮鬥的力量終覺有限，要大家湊合起來，他的力量纔大，到此便知宗教的必要。

以上第二天講

三

以上所說精神生活分成三種階段總括一句話，無非人生問題。無非生



活的肯定，此爲西洋思想和東方印度思想的分水嶺。印度主張無生，這樣否定生活，歐人思想中無論那一國那一時代，通沒有的。希臘所認做美善精緻的全宇宙，他的觀念雖然和今日不同，但他亦是肯定的，以人生爲樂的。印度如佛教思想慈悲軟心腸又非常高尙，然和歐洲思想相離却遠，歐洲所重者「愛」。歐洲人很熱心，他對於家，對於國，乃至於對於錢財，無所不用其愛。人至於熱心愛財，可謂很無聊，似不如印度思想的高尙。印度思想否定人生，固亦未嘗無理。然這種思想究竟不能令人滿足。佛認宇宙是虛幻的，所以注重在解脫。歐洲思想以爲宇宙是有善有惡的，去惡趨善是人類的責任，憑藉科學美術宗教可以達到精神世界。此是說明東方印度思想否定人生，歐洲思想肯定人生二者不同的地方。還有不同之點應當注意的就是東方（不但印度）思想以全體爲出發點。歐洲近代思想以個人爲出發點。東方這種思想是極可寶貴的，我希望不要把牠丟掉，西方個人的思想要把牠擴充起來，如此則東西文化可以攜手，做個好朋友。還有一段應該知道的，歐洲雖偏於



個人思想然德國人却有獨異之點。就是基督教的密宗，其主創的人名愛格哈氏。(Meister Eckhardt mystik) 他的教義以為人生決不是限於一一的個人。人生是全體的不可窮不可解的。我也相信人生不能單指個人說。不過這句話今日還有許多人不主張。自啟蒙時代直至今日，這問題還沒有鬧得明白，其實「人」「世界自體」這些問題原來是不可解的。若要解決這問題，只有各個人聯合一氣，從來不可解者合起來，就逐漸覺得可解。比如中國文化一向是不與外國接觸的，外國人之視中國文化亦覺得莫名其妙。(傳教的一般人簡直是侮辱中國的文化) 然至今日自我們看去，中國並沒有甚麼難解。可見精神交通之後，世界也容易了解。總之，歐洲自啟蒙以來，以理性求全體真理，求其可解者，到底還不能盡解。到了十九世紀下半期，歷史派既興，思想一變，率性不要解決他。因為歷史自身就是國各不同，沒有法鬪樁作一起。所以就歷史派看法，世界是不可溝通的，全體是不可求的，然吾人終不以此為然。吾人所相信的簡單說幾句做個結論，就是不要像歷來哲學



家，或偏主觀，或偏客觀，應該二邊都不偏，以個人參入全體中，活潑潑的創造精神，穿透實在。

以上第三二天講

十，十，四。









新文選 卷十

詩歌文

西湖雜詩十九首

一

月下送來隔船底簫聲，  
去年底西湖還認得我。  
我只當回家一樣。

二

俞家底阿毛是很好玩兒的。

我常拉着她底手說：

「毛妹妹，乖不乖？」

我教你唱一個上學底歌兒好不好？」



她也愛拿手挨挨我底臉兒。

三

德熙也愛俞家底阿毛。

一天我又拉着她底手說：

「毛妹妹，

你愛德熙些麼？

你愛我些？」

從她嫩牙齒的口裏答出來的是：

「我一樣地愛你們！」

四

越熱越要跑得快；

越跑得快越要熱；

越熱越要跑得快。



從靈隱一口氣跑上北高峯，  
熱都騰上頂門了。

回頭忽見白亮亮的錢塘江，  
城郭湖山盡在我們底眼底，  
我不知道要怎麼樣寫他，  
我只有說不出的愉快，

——血汗換來底愉快！

五

明天我們不要再爬山了。

因爲山花都插滿我們底頭上了，  
只怕要愛鮮的，又不忍棄萎了的他們。

六

藍二太太很疼她底女兒；



她底女兒却不那麼疼她。

但她還是很疼她底女兒。

她疼不着她底女兒竟來疼我們。

竟把她給她買底話匣子都拿來送給我們了。

我們倒不寂寞了。

只是寂寞了藍二太太。

哦，祝福你藍二太太！

我們倒是很疼你的。

只願你底女兒再自己去疼她底女兒！

七

我們剛送德熙出俞莊，

淚從一道紅光裏就閃到他底眼裏來了。

我心裏想着說：



「德熙，不要罷！」

我還要到南京來看看你才出國呢！  
但我始終不曾說出口來。

八

蓮子說：

「都覺得我底肉甜，  
誰嘗到我底心苦呵！」

九

蓮子呵！

我嘗到你底心苦的。

但我要你解解我底熱。

我只得把你囫圇吞下去。

十



凡經我做過的都是對的。

十一

中元節底前一晚上，

燒香的便忙着趕上上天竺。

滿湖的浮燈；

滿夜的簫鼓。

西湖公園裏正好捉迷藏，

只是俞老太太走不贏。

十二

雷峰上底狗吠生客，

我用手去摸摸他底牙，

他倒把舌來舐我。

潤斯笑我說：



「狗都親熱你！」

我說：

「我都親熱他呢，

怎麼他不親熱我？」

十三

夕陽梭下北高峰，

滿天滿湖都紅透了。

遠近暗綠的山襯着杭州靠湖一帶底紅粉牆。

雷峰塔底上半截最後還顯他底泥金色。

一些不可理解的東西却端在我底心裏醞酵。

十四

白薇花落了。

儘讓他落去罷。



十五

東西要是可以有主的，

請問問法相寺底老樟樹。

問他還認不認得俞家底少奶奶？

十六

石壁上那裏也塗得有些人名字。

但我們總覺得沒有一個我們知道的。

陟岵亭底石柱上，却題上好些個衆人都知道的了。

我才和舜生商量着：

『假使馬克斯將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呢？』

十七

從毛家埠跑到龍井，

跑到紫雲洞，



跑到虎跑，

我們底脚都跑得很燥了，

才下一陣偏東雨來潤潤我們。

雨却不停了。

我們只得赤脚紮褲，

戴了衣服做底斗笠跑回來。

半路上雨又停了。

斜陽照出滿天地的金光。

東邊吐出兩道七色的長虹。

我們在喜洋洋的綠芭茅裏蹣跚着，

好像扮了脚色在演著色的影戲。

十八

我總想問問西湖底神：



「假使電車路修到上天，竺

真就使這些山俗了麼？

假使湖裏行駛小汽船，

真就使這些水沒有古銅色了麼？」

十九

德熙去了，

少荆來了。

少荆去了，

舜生來了。

舜生去了，

葆青絳霄終歸在這裏。

誰配管領湖山呢，

我却暫時作他們底主人。



人們底心

爲什麼

上帝不把人們底心，

生在面孔上面，

像眼睛一樣地黑白分明？

爲什麼

上帝不把人們的心，

生在肚皮外面，

像皮膚一樣地粗細可見？

我願丟了我這個『臭皮囊，』

變一塊天大的愛克絲光；

掛在天上，

把天地間的人們，



照過透透澈澈，

使他們一個個的心面面相望。

西湖秋泛

蘇堤橫亘白堤縱：

橫一長虹，

縱一長虹。

跨虹橋畔月朦朧：

橋樣如弓，

月樣如弓。

青山雙影落橋東：

南有高峰，



北有高峰。

雙峰秋色去來中：

去也西風，

來也西風。

秋之別

秋風也不回頭，

秋水也不回頭，

只愛送將人去海西頭。

前夜也月如鈎，

昨夜也月如鈎，

一九二二，八，一六。在杭州。

大白



今夜偏偏無月在簾鈎。

人去也倦登樓，

月黑也倦登樓，

却怕歸魂扶夢上層樓。

一九二二，九二〇。在蕭山。

風

子宗

司風之神呀，

你爲何如此忍心呢？

把我底柳兒吹得垂頭喪氣，

我底菊兒東倒西歪；

我底玻璃窗被你敲碎了，

我最親愛底鸚哥兒，也被你吹得——「風來」……「風來」的叫個不休，



你爲何如此忍心呢？

腰有一七首

腰有一七首，

手有一樽酒；

酒酣七首出，

仇人頭在手。

七首復我仇，

樽酒澆我愁；

一飲愁無種，

一揮仇無頭。

一一，九，一九。

大白



七首白如雪，  
樽酒紅如血；  
把酒奠七首，  
長嘯暮雲裂。

玻璃窗裏的蜂

嗡嗡！  
嗡嗡！

一隻玻璃窗裏受困的蜂，  
努力，不住地努力，向那外面的光明的目標飛！  
無如光明隔着一層障礙，  
彼總不能越過障礙而飛！

疲倦極了，

一九二二，九，二八。在紹興。

顧仲雍

大白



跌下窗沿上失敗了。

一刹那又努力繼續彼底工作，

向那光明的玻璃，——

上下左右，不住地飛。

一再失敗，一再奮飛！

唧噥，唧噥的聲音息了，

我這小詩，還沒做好，

彼已尋着罅隙，達了目的——

向那光明的路上飛了！

逍遙自在，看彼好不得意啊！

落葉

秋風太忍心了，

曹世森



生生地把伊從他手中奪去了！

還不讓伊長眠地下，

流離顛沛的生涯，

哪堪這沙沙的哀怨聲！？

可憐他空張着赤裸裸的手，

只抱着些

淚珠似的露滴，

心碎後的霜粉，

隨着水流的伊，

莫教再流過他俯着的溪旁。

憔悴的面色，

不要使他見了發戰嗎？

哀憐他倆的只有寒蟲，



夜夜在他倆腳邊哭着。

「啊！我愛，我倆一同死了罷！」

「不，一冬的風雪冷不了你的心，

那時摧殘我倆的，

要被我們倆笑了。」

### 晚市

半天的紅雲，

是太陽臨別的留戀啊；

晚市上的車輛空了，

裹薄衣的車夫仰起頭來，

消瘦的臉也映得蘋果似的，

孩子們在路旁成團的遊戲，

十，一九。於蘇州。

蘇兆驥



佢們嬉笑的聲浪，

化做市人慰安疲勞的音樂了。

紅雲變成橘色了；

西風橫過着街石，

騷動了地上的落葉，

和着走路人們參差的脚步，

都含着「浮生」的歎息！

含苞的菊

一朵含苞未放的菊花，

包藏着伊未來的美豔；

是紅是白

費人幾許想像的猜疑。

十，二四。於二師。

蘇兆驤



讓伊隱瞞一會罷。

霜神快來了，——

多少開放了的祕密，

便惹起了嫉妒的摧殘啊！

汽船中的親疏

不滿二丈長，六尺闊的一間小艙裏，

圍坐着二十多個的旅客：

你擠著我；

我擠著他；

他擠著伊；

伊擠著佢們；

緊緊地擠著！

十一三。

大白



有甚麼吸引著似地，

好親切啊！

不滿四尺長，二尺闊的兩張小桌，

亂堆著三十多件的行李：

你的壓著我的；

我的壓著他的；

他的壓著伊的；

伊的壓著他們的；

密密地壓著！

有甚麼牽合著似的，

好親切啊！



當船開著的時候，

旅客們相互環顧了：

你瞅著我；

我瞅著他；

他瞅著伊；

伊瞅著佢們；

冷冷地瞅著！

有甚麼間隔著似地，

好疏遠啊！

當船停著的時候，

行李們開始告別了：

你的離著我的；



我的離著他的；  
他的離著伊的；  
伊的離著佢們的；  
紛紛地離著！  
有甚麼驅遣著似地，  
好疏遠啊！

一九二二，九，二八。在蕭紹汽船中。



# 新文選 卷十一

## 小說文

### 超兒

柳意同小顰坐在公園裏頭石凳上面。石凳前面有幾棵柳樹。當四月初間的時候。去年的柳枝上頭。一個一個新芽。冒了出來。同着地下的新草。在那枯根上面。迸出的活葉。像在那裏鬥演生活力的樣子。映着兩個女孩兒的面孔。連這個做成功了幾百年。擺在公園裏十多年的石器。也覺得有點春天到了的意思。滿園活動裏頭沈默的時間。過了二三十分鐘。柳意纔向小顰說。

今天你又同他吵了。有什麼益處。別人是心緒不寧。纔同人家吵嘴。你却心緒越好。越要同鳳生辯駁。結局還不是一樣。世界是這個樣子。你想用幾句說話。就能把他翻轉來麼。

小顰說。



我不是願意吵嘴。實在如果能殼不吵。是最好的。不過鳳生這一個人。要不是你同他一個個字攀駁。恐怕他不止不懂你講的話。連他自己說話是怎麼樣解法。也許不曉得。我講的話只要他口裏肯駁。他心裏就動了。我的話就算有了影響了。

柳意說。

影響？影響有沒有。是隨你說的。不過鳳生是什麼嗜好都沒有的。就算有也是可以壓得住的。你看他戒吸紙煙同戒喝酒。就曉得了。他只有一個情慾。就是支配慾。支配一種別人不能支配的人。把人家現在支配着的人。拿了來放在他支配底下。這就是他的趣味。就是他的生命。你想用你的話。去壓服了他。就是去了他的生命一樣。是萬不能的。你同他吵的。都是白講……呀！你看叔父來了……叔父。我們在這裏啊！

他兩個說話當中。柳意的叔父叫做稻村的從公園口。低着頭皺着眉。一步步走進來。聽着柳意叫他。立刻換一副喜歡高興的面孔。走過來說。



你們兩個都在這裏。正好。我因爲去寄信回來。經過這裏。也想看看這裏的梅花落了沒有。不曉得你們也在這裏。

一面說。一面便在對面一張石凳上面坐下。對着小顰說。

今天你的話。本是有道理的。不過鳳生是一個有口無心的人。他不是成心得罪人的。雖然旁邊聽了有點難過。好在我們都是自家人。

回頭對柳意說。

可不是麼？

柳意說。

鳳生真是不願意去顧人家的面子。却是我們總不會怪到他這一層。小顰說。

這種事情。我是講了就算了。總不至於記着。比方你老人家看着他講話。也是沒頭沒腦的。却是他並不是不尊敬你老人家。你老人家也不怪他。難道我們還要怪他麼？



稻村點頭說。

你的話不錯。他待我的心，我也看得見的。除了蘭兒以外，再沒有比鳳生尊敬我的了。說起蘭兒，煞是可憐。一個人在京裏頭讀書，沒有親。我幾次想去。但是……我去了也不過如此。橫豎他要畢業的。咳！就是畢業還得兩年呢。

說着，站起來，口裏說。

你們還坐一會子罷。我要先回去。鳳生要是看見我不回去，又要担心的。

便慢慢出了公園去了。柳意一雙眼睛，跟着稻村出了公園門口，纔回轉來問小顰說。

他昨天還在那裏躺着發氣呢。今天又來勸解你了。可是被人勸的，還是高高興興的聲色俱厲。這個勸人的，却是皺着眉頭，勉強開着口笑。不知道誰該勸誰呢。



小顰笑一笑說。

你道他真是來勸解我的麼？他心裏頭不爽快，得要人安慰他，他臉上的崖岸，不許人說安慰他的話，所以有人回答他安慰人的話，就算受了人的安慰了，好歹他同我們講一回，總有幾點鐘好過，不要說穿了他。

柳意說。

真的，他真是可憐，其實鳳生很想待他好，不過他是存了一個疑心，摸不着鳳生的脾氣，就一言一動，都可以得罪他，這一層鳳生也曉得，不過鳳生他也不肯因為要令人家好過，就把他的支配慾打消了，叔父心裏又想，你是我的晚輩，我的面子上，你總得委曲一點，纔在人家面前過得去，却是鳳生的脾氣，這個委曲，是萬萬不肯受的，他希望蘭哥畢業，便可以得鳳生招呼，其實蘭哥怎能殼在鳳生手底下當清客呢，所以蘭哥常說還要同叔父到外國去，就是不願意他父親勉強來裝這受人尊敬的架子，還想報了鳳生的恩惠，叫鳳生倒轉欠他的債，他纔願意。



小顰說。

惟其如此。所以鳳生更不放他去了。如果他同蘭哥去。豎起獨立生活的招牌來。鳳生不是少了許多發揮他的施恩不望報的機會麼？但是替你蘭哥想也沒有別的法子。只要你叔父肯拉下臉皮一講就行了。柳意站了起來。提起日傘說。

你也同蘭哥一樣的傻。總想着世界上可以碰得好人。世界真有好人麼？我們看着鳳生總比看世界的人清楚了許多。看見鳳生許多不好的地方還找不到比鳳生好的人。將來再見世界上許多不好的地方。難道還可以找得到鳳生比他壞的人麼？何必丟了鳳生。去找外國的人來相與呢。況且施恩不望報。算是一種本領。受了恩不勉強去報。作成人家一個好人。不算是一種本領麼？如果說我靠他。纔能彀活。我也說。他靠我纔有好人做。如果說有人應該丟了生命去做好人的。就沒有應該受人的好處來使人家做好人的麼？我們坐得久了。回去罷。



小顰一手牽着他說。

你且再坐一坐。我還問你。前天湘史有信來。說起你同鳳生的親事。你究竟怎麼樣呢。照你剛纔說的。保存人家一個好人的地位。比保存人家的生命還強。你像是自信有這個本領是的。況且我看鳳生的意思。也是非你不娶的。

柳意一面聽。一面坐下來。看着小顰。半天纔說。

湘史本來不懂世故的。你也看錯了。我呢？是不願意再去接近人發見出人家的短處。這姑且不說。你以爲鳳生待得好。就是願意娶我麼？鳳生不是因爲要『我好』纔待我好。却是因爲總要得一個人受他的『待得好』。剛剛找着我便了。爲什麼要找我來待得好。就因爲待得好沒有利益。就顯得他待人好不是爲利益。如果他一旦娶了我。那從前他待我好的種種地方。都算做自私自利。一點價值都沒有了。難道他肯把一個好好的背景。硬改做他擺樣的老婆麼？鳳生可不會做這種糊塗的事情。



小顰想了半晌說。

這個道理我不能駁你。但是我想不到。鳳生既然喜歡人家負恩。不喜歡人家報恩。他又常批評人太軟弱太不自立了。如果人人自立。那個來受你的恩。那個來負你的恩呢？

柳意說。

他何嘗想不透。他要人家強。是真的。他要人家比他弱。更是真的。如果你比世界的人強。還要比他弱。還要受他的恩。還要負他的恩。他纔算是比其餘的人更強了。前一回你病的時候。不是他七天七夜沒有睡麼？他滿臉上的憂愁。還包不住他心裏一點點的高興。有機會你受他的恩了。後來你病好了。他倒轉是不耐煩了。他何嘗怪了你。却是他已經沒有機會了。越是強的人。他越是歡喜弄到你承認是弱。所以他決不會娶我的。將來他還或者有個手段。顯出不得已容許我嫁別人是我負他。不是他負我。但是我也很願成全他。受他這個手段。至於他。要是不娶。要娶。一定找你。



小顰跳起來說

找我爲什麼他要找我？我能愛他麼？他以為我終久可以愛他麼？

柳意說。

不找你找誰？如果你是自己承認能愛他的。也不找你了，他天天同你吵。就是天天忘不了你。他要找一個人人相信他娶不到的人來娶了。那他這支配慾就可以滿足了。他不管你願意不願意。生出愛情。總是他能在你這情田的砂漠裏。發出一枝蕭灑搖曳的愛情青苗來。他就心滿意足了。

小顰說。

我這田裏沒有種子。他有什麼方法種出來？他要親近我。我就不到你家裏來。他再要到我家裏來。我便避到外國去。如果你的話是真。他是要失望的。不過早失望比遲失望好些。

柳意說。



你還是當局者迷。你以為沒有愛的根苗麼？你為什麼要逃？為什麼要叫？早點失望？並且你剛纔說要他受你影響。你要人受你的影響。你能不受人的影響麼？愛情有沒有根苗。自家是不覺得的。你要嫁也止有嫁鳳生。鳳生娶也止能娶你。這是定了的。

小顰怔了半天說。

真是給你提醒了我。我究竟為什麼要親近鳳生。要他受我的影響呢？可是我現在真受了他的影響了。你曉得就是你剛纔所講的支配慾。不是男人纔有的。我就是這個支配慾所支配的一個人了。你想這個有什麼法子。

柳意說。

這個有什麼法子？而且還要什麼法子？你不過要滿足你的支配慾罷了。我告訴你。你能滿足了鳳生的支配慾。你就支配了鳳生了。說着兩人站起來。柳意拿着日傘各自回家去了。



過了三年。小顰攜着一個剛周歲的小孩。同柳意再坐在這公園的柳樹下。却是七月底的天氣。柳陰覆滿石凳上頭。柳意還拿那把日傘。柱在柳樹邊儘在那裏出神。小顰笑了一笑說。

你還記得三年前我們在這裏議論婚事的時候麼？你看風景還是相差。不遠。就是上頭柳葉長大了。底下多了超兒罷了。日子真快呀！柳意提起傘來。在地上一面畫。一面說。

你還記得那天我說的話麼？可是你得告訴我。究竟你是做了鳳生的小顰呢？還是他做了小顰的鳳生呢？

小顰很看着超兒。口裏說。

照他說。是他支配了我了。照你說。是我支配了他了。照我說。那不過同三年前一樣罷了。但是我們兩人都做了超兒所支配的小顰同鳳生了。世界是永久的！慾望是不會滿足的！人還要生出人來！不知誰又支配超兒！



吳曾蘭孽緣

吳 虞

紅塵滾滾，白日匆匆，我們這些人生在宇宙間，就和那一點微塵落在細草上面一般，若是遇着輕風一吹，急雨一打，頃刻間便消歸烏有了。能够活到一百歲的，止怕一千人內尋不出一個人來。即使活到一百歲，這一百年內，從小兒到年老的時候，已幾乎占去了一半；夜間睡覺和日間消耗的光陰，又幾乎要占去一半；又還有病痛哀苦亡失憂懼許多煩惱，又幾乎要占去一半。人生一世，能够歡天喜地，無憂無慮，逍遙快活的時候，實在是很少。但是這樣說法，不過是概論人生世上，歡樂的時候，比較愁苦的時候總要少些便了；若是分開論起來，却又要算我們聲明文物禮樂之邦的女子，更是愁雲慘霧籠罩過一生哩。因為我們中國，自古傳來，親權無限，結婚一事，雖是女子終身所係，也止得隨着父母的愛憎，獨斷獨行，不但不須女子本人許諾，並不許女子稍得預聞末議。所以中國女子結婚，能得志同道合，夫倡婦隨，也止算是僥倖的天作之合。得不良的惡果，使女子受盡無窮的悲楚，抱着滿腹的幽情，終身憂鬱，沒得一刻歡娛的時候，就更



僕難數了。試舉我所知道那位味辛女士的歷史，即可見一斑，不是我發無味的牢騷哩。

女士姓魯，名惠，字味辛，廣西桂林的人。先世經營商業，至女士的父親，纔講求學術。家中藏書頗富。女士生來便秀麗明慧，不假妝飾，那丰神瀟灑，超邁俊逸，和謝家道蘊一樣，有林下高風。看見他的人，沒有一個不嘖嘖稱羨，說他和瑤姬下降一般。幼年曾讀過書史，能通翰墨，言語雋妙，襟懷爽朗，尤喜閱東西洋名家小說，剪鐙煮茗，娓娓清譚，如霏玉屑，令人忘倦。他看見古來那些美人，往往消磨挫折，罕有美滿的結果，便覺心中悽愴，常對着他的女友說道：「紅顏薄命，今古同慨，塵世上別是一般人的世界，容不着我們這一類人；我要想去做個隱者去了。」他的女友笑道：「你這樣聰明美麗的姑娘，將來一定嫁個如意才郎，白頭偕老，怎樣說出這話來！他們那些鬼眉鬼眼的人，雖不是牛頭馬面，紅髮獠牙，却是可憎可畏，他們都還不肯妄自菲薄，竭力拚命，想跑到社會上活動活動。你如何反轉在熱鬧社會中想起做隱者來？真算是怪話！」女士却粉頸低垂，默然不



語。他是秀外慧中，聰明絕頂的人，自己覺得姿容華豔，恐怕遭天公的妒忌，不但清福難當，就是庸福也怕不易享受，便有落溷飄茵的感慨，所以生了無限的悲楚，纔說出這話來。我到此時，纔曉得一部二十四史裏頭，所以有那許多隱逸傳的緣故哩。女士有一個表親，姓田，名林，是個鄉人，住居某村。他的先世，慳吝鄙吝，從牛矢堆中積下了些金錢，買了許多田地。到了田林，小九九算盤打得更熟，蓄錢的藝術更精，佃戶鄉農，如何是他的敵手？因此田園房舍，逐漸加多，吃着不盡，遂以富翁自負。田林的妻子梁氏，性情刻薄乖張，蠢得來一點知識沒有，到是壓制男子的手段，却與河東君差不多。所以田林怕他猶如嚴父尊師一般，凡事不敢和他違拗。梁氏說的話，他止好學屬員伺候上司的口氣，歪着身子，恭恭敬敬，慎慎重重答應一個『是』字。梁氏單生一子，名叫田芋，與女士年紀相若，姿貌平庸，性質魯鈍，不但自頂至踵，全無雅骨，那一種黃腔頂板，紅苕氣味，尤覺咄咄逼人。田林夫婦因為他是製糞機器廠的相續人，愛得和寶貝似的。聽見唱戲的唱『書中有千鍾粟，有黃金屋』，他便欣羨起來，去延着一位『天地玄黃，』趙錢



孫李』讀得爛熟的村學究來教田芋讀書。在田林那樣人，雖不知道聰明有種，讀書成就，如同牛毛麟角，很有多少優劣之分，却也並沒絕對希望他兒子成甚麼學問。他腦筋裏既無學問二字的名詞，所以也無這等思想，不過要望他兒子讀幾句書，混得一二步科名，就千鍾粟黃金屋弄不來，拿來嚇嚇長年佃戶，也是很光彩的。那曉得這田芋性質魯鈍，本沒慧根，又遇着一位村學究，止曉得把學生終日關在書房內，把書來死讀死背，初一十五督率着學生向『至聖先師孔子』香位行個三跪九叩禮，便覺自己已很盡責任，全不懂教授法。就是用功的人，讀一百年也是莫名其妙，何況田芋又不好學，所以到了十七歲，不但破承，起講是二亨二亨的，就寫一篇八行信札，上面都有許多別字，那焉哉乎也，弄得個七上八下，更是不用說的，簡直成了一個不能利用的廢物哩。

梁氏和女士既屬親戚，常常來女士家行走，看見女士生得那般美麗，却又和婉可親，便一心要聘來作媳，就請那巧言如簧的冰人去向女士的父母求婚，女士的父親起初嫌田林不是書香人家，又不願意把他的嬌女去配那田芋有



財無才的僮奴；無奈女士的母親，見田林有錢富翁，很是喜悅，願結這門親事，便成就了這一段孽緣，把一朵鮮花，眼睜睜活生生的墮落在泥滓中去了。豈不可恨可惜麼？

後來女士于歸田氏，進得門來，看見他家中的人，都是鄙陋齷齪，房屋器具陳設，都不脫那鄉壩裏三費局紳，團總老爺土頭土腦的氣習，案上除了皇歷，算盤書，戲單子，格外都沒有的一本書籍，心裏頭已是大大不喜歡。加之那田芋更是塊然混沌，沒得一點情趣，終日無半句話可說。女士是個詩書文雅的人，如何受得這樣光景？襟懷鬱鬱，鎮日靜坐，看掌上螺紋，垂頭無語。歸寧的時候，對着他的父母訴說起來，大有『天壤王郎』的感慨。自歸田氏後，田林夫婦待遇女士很嚴，事事施用壓制，沒得一毫自由，就是女士夫婦間要說一句閒話，也是不容易的。女士要想得翁姑歡心，愈加柔順殷勤，毫不敢有一句怨恨的話出口。這個時候，田芋雖不是風流蘊藉的名士，他還曉得愛戀女士姿容，夫婦之間，倒還沒有甚麼極端的惡感；不過有田林夫婦在中間以保養身體爲名，將田芋安置在遠遠的



書房，苦讀聖賢，使他們隔斷，不得自由接近，夫婦之道，到了這樣田地，也就算得比黃連味苦了。

女士在這個腐敗黑暗的家庭，憂鬱寡歡，消磨此黃金難買的光陰，不覺便已十餘年，膝下育了子女數人。女士上事翁姑，下撫兒女，雖是沒有甚麼歡娛，却也還沒有甚麼大愁苦。但是田芋年紀既已長大，田林約束兒子的規律，也就漸漸的寬弛，田芋時或往外面去逛逛，便也由他，不去十分干涉。那曉得因此却生出無窮的風浪來了！

梁氏有個姪兒，叫做梁血，是個不務正業的浮浪子弟，凡是搓麻雀，唱洋琴，擺花酒，吸鴉片那些事情，他都是慣家滑手。看見田芋是一個文不文武不武的小毛子，又富有金錢，便同田芋尋花問柳，各處浪遊。田芋前時被他父親管着，未嘗知道外邊的情趣，終年在米桶內過活，如今一陣捲進了花天酒地的漩渦，那是一種手舞足蹈快活的情形，猶如監生中舉一般，真有個意外遭逢，樂不思蜀的光景；便背着田林，大借外債，開支嫖賬。有時怕田林責勉，備強回家，只說是在外



面和幾位朋友讀書講學，或冒充在某某學校任音樂體操教習；見着田林格外穩重，好像纔講了儒門語錄回來。田林那曉得這些事，只說祖宗葬的龍脈地發了，生個兒子會讀書當教習，何等榮譽，也不去調查他的行事如何，就像如今上司據各縣知事報上來治匪禁煙的表冊，說是煙淨匪衰，他便信以為真，嘉賞他的成績，那曉得鄉場裏正是匪徒橫行，煙魁得勢哩？田林只知道在家中盤算小錢，不知你在這裏蓄積得一百，田芋在外面却用掉了一千，任你老長年勞精疲神，持籌握算，營營不休，也不過多與田芋留下些開嫖賬的錢罷了！這類守財虜，真真是可憐無補費精神哩！

後來田芋在外面看上一個下等的娼妓，叫做張珠兒。性情狡詐，容貌惡劣，那面上癍痕點點，和洗沙窰兜的尊容，倒還不相上下。田芋是個不辨精粗美惡的人，竟被他迷惑得七顛八倒，把他娶在外面，別塢藏春，百般寵愛，凡是珠兒衣服首飾器具陳設，都是田芋替他購買那新式流行的，耗費老長年心血換來的金錢無算，毫不吝惜，盡力孝敬，好像報上載的某甲欲參與祀孔典禮，即破費金



錢在東四牌樓同和館肆筵設席，遍請秘書司長，大施運動，以達他願爲聖人之徒的宗旨，死方瞑目是一樣的。珠兒知道自己全無姿色，恐怕田芋又去相與那生得美麗的人，拋撇了自己，就用出他蠱惑人的手段，在田芋面前，殷勤獻媚，下了多少麻藥，止要田芋喜歡的事情，他總是先意承志去順從伺候，就像滿清時候下吏與大主考辦差一樣。把個田芋弄得來昏天黑地，終日在珠兒家裏，搓牌飲酒，抽煙過癮。還要在別處招邀些娼妓來一同頑笑，鬧得個不亦樂乎，就是天塌下來，他也不管了。

田芋有時回家，女士看見他神智昏憤，形體瘦削，心中十分憂慮，遇着有空隙可以說話的時候，便苦口婆心去規勸他。田芋是個傖父，懂得甚麼叫憐香惜玉，直諒溫柔。他見女士近來玉容愁減，久已生了厭棄的心，如今聽得女士規勸他的話，更是忠言逆耳，和女士的愛情，幾乎就要斷絕，看着女士就像眼中的釘子一般，非把他拔除了不可。女士見着這種情形，芳心悽愴，病態日增，更加憔悴，心中暗揣田芋對他這樣薄倖，其間必有一種原因，漸漸留神探考。後來果然把



田林在外娶珠兒的事調查出來，也不敢向田林夫婦訴說，只好淚濕羅襟，暗暗悲歎罷了。

田林夫婦雖然護短，不要人說他兒子的壞話，却是田芋常在外邊留宿，不曾回家，田林疑心，暗地探訪，也就曉得其中緣故，心頭無名火冒起三千丈高，把田芋叫來大罵一頓，逼着田芋，立刻把珠兒退回。田芋被珠兒蠱惑，頃刻不肯離開，聽着他父親叫他把珠兒退回，便賭氣睡在牀上不肯起來。田林恨極，也不去理他。怎奈梁氏止有田芋這兒子，平日又是溺愛不明的，看見兒子睡着不起，茶飯未進，止怕他氣死，嚇得魂飛天外，日夜向着田林哭泣，說是兒子在外冶遊，都因媳婦幽嫺貞靜，不善事夫，不能得他的歡心，他纔做下這樣事；若是把珠兒接回家中，兒子心裏歡喜，不像那講甚麼列女傳的魯性媳婦。他自然就不在外面去昏鬧了。田林本是個懼內的都元帥，看見梁氏哭哭啼啼，早已手足無措，有主憂臣辱的光景；又聽見梁氏說把珠兒接回家中，兒子就可不出去冶遊，他平生是一錢如命的，只要兒子不出去花費銀錢，就把娼妓接在家中，覺得也是無妨。



的，那敗壞家風，不可爲後人榜樣的事情，田林的思想還不能到這裏；果然照着梁氏的話，把珠兒接回家中，以爲得計。女士知道翁姑性情愚黯，丈夫更是昏庸，這個禍水進門，家庭間必不得清吉；但是翁姑都怪我不善事丈夫，百般責備，自己豈敢再去阻攔，只好隨他們昏鬧，自己依就却守婦道，日裏勞勞碌碌，料理家政，夜裏如有空閒的時候，聚集兒女數人，講說些東西洋小說上有益的事情，給他們聽，一則自己藉此遣一遣愁懷，二則使兒女輩曉得些世界上社會的情形，也可增長他們的見識。這就是女士送此生涯的課程了。

珠兒既是娼妓，蠱惑人的伎倆是精熟得狠的，進門已後，便留心細查田氏家中人的性情行事。不多幾日，早看出田林夫婦是一對極無道理的人，是非顛倒，黑白混淆，最容易播弄的；女士雖是一個端莊嚴重，機警可畏的人，但他却是很守禮的，不是那河東獅吼的悍婦，隨便可以對付。就施展他的手段，在田林夫婦面前，格外討好。凡是衆人看得見的事，他就竭力奔走，手足不停，顯他有能力擋得着事；背過身沒人看見的事，就是遇着盜賊在那裏偷竊物件，他也不肯動



身，只坐在遠遠的高聲吶喊，使田林夫婦聽見，好罵女士不管事，件件都離不得他。做得好的，趕忙丑表功，就說是他做的；做錯了事，一掌就推在女士和女士的子女身上，痕跡都沒有。這一等損人利己，討好賣乖，本是娼妓的行爲，原不足怪。只怪那田林夫婦二人，蠢至這個樣兒，連這點破綻都看不出來，總說珠兒會管事，又使他的兒子不出去冶遊，真是把珠兒看得來和聖母娘娘一般。可憐女士膝下兒女數人，縫紉補綴，都要親自去做，家中關於衣食住三項，和應酬上一切大小事件，都要女士去料理，從早至晚，不得休息。偶然有點錯誤，田林夫婦便疾聲厲色責備女士不善理家事；終年辛苦勞頓，田林夫婦却沒有說過一個「好」字；珠兒每日裏敷衍面子，不做實在的事情，他反說珠兒有才幹會做人。這樣愛憎，豈不是與忠國憂民的人，反遭排斥，那贊助亡國大夫的人，反得保舉同一可歎麼？珠兒是在江湖上行走拿錢的人，學識經驗都是够的，何等利害，看見田林夫婦都在他掌握之中，任憑玩弄，就越發放肆起來；凡事獨斷獨行，連田林夫婦漸漸都不放在眼裏了。田芋成年累月，都是困在珠兒房內，視女士如同陌路。珠



兒更是得意，若遇着田林夫婦怒責女士的時候，他必定在旁邊借題發揮，冷言冷語，挑撥譏誚。女士日困愁城，翁姑丈夫，種種苛待，每日到了繡衾似鐵，銀缸無焰，疏雨打窗，酸風墜葉的時候，却聽得遠遠猜拳喝酒的歡聲，那正是田芋珠兒夜半行樂的消息傳來了。

田芋爲人既不成材料，田林夫婦又都是這樣糊塗，好像那萬能的上帝，特別製造他們這一種焚琴煮鶴的人出來摧殘女士一般。就是旁邊的人，看見女士如此困頓蕭條，莫不悲哀女士的境遇，代他扼腕不平。却是人類良莠不齊，那得人人都是有天良的？有些人從表面上看去，耳目口鼻，都是有的，何嘗不像一個人；見人說的，又何嘗不是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應有盡有，堂堂正正的話；做一篇文章，開一回演說，把他所記得尙友錄上有名人的幾句門面語都請齊了，就請他當孔教會的會長，那資格也是足足夠十分的。却是詳細去考查他們的行事，那就很不便說。在這個言遜的時代，批評陳碧秀的人，尙說是不敢躬冒大不韙，何況一般硬要佔住當聖賢的先生們，我怎敢去議論一句半句？但是因爲有



了這種閱歷，我纔知道做顏淵闕騫口氣說話的人，和那做王孫賈彌子瑕口氣說話的人，實在是一是二，是二是二，沒有甚麼高下差別。那孟夫子人性皆善的話，簡直是開頑笑，全不作準的哩。如今我且放下不論，單就我知道的兩個人說來，與各位聽一聽罷了。原來這兩個人，一個姓烏，一個姓王，都和田林是內親。王氏面多癩痣，兩眼昏朦，雙顴高挺，門牙暴露，性情澆薄反覆，望而知爲破家的惡婦。丈夫死後，還留得有些田地房屋，雖不是富戶，也算得小康之家，若是遇着稍知家政學的人，勤勞節儉，量入爲出，也還可終身過活，不至求爹告娘，寄人廡下，靦顏一世。那王氏却是個毫無家庭教育的人，終日和舅子老表搓麻雀，抽大煙，混做一團，時常又要到各處戲園去看戲過癮。舅子老表在王氏家裏，煙飯兩開，比住在悅來旅館舒服，有甚麼不願意？王氏既不能料理家事，供給需用日多，漸漸就入不敷出，起初賣田地，後來賣房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竟鬧得山窮水盡，幾乎要到栖流所，卑田院安身了。祖宗的產業，丈夫的門面，一概付之東流，好不悽慘。正在無可奈何時候，忽然想起田林夫婦是他的內親，止得厚着面皮，跑得



田林家下，哀懇田林夫婦，將他收留，賞碗膳飯與他吃，以度殘生。田林夫婦見着王氏淒淒楚楚，悲悲切切那般模樣，如同喪家的狗一般，便動了惻隱之心，想着我們當糧戶的人，米是有的，每年豬羊雞狗，要耗費白米若干，就將王氏收留家中，一個人衣食也很有限，外人看見也好稱贊我們當糧戶的人，雖然是刻薄成家，有時也還有意外的善舉，便應允了王氏。王氏纔到田氏家中，田林夫婦待遇他很是平常，倒是女士慈悲忠厚，見他貧苦可憐，背過人的時候，將自己蓄積的銀錢，有餘的衣服，暗中給他添補使用。後來王氏逐漸揣摩梁氏的性情嗜好，是個極愛奉承的，只要順着他的脾胃，把二尺五寸高的帽子給他戴起，就可以橫說橫好，豎說豎好，便指鹿爲馬，都是無妨的。王氏便從此下手，每日裏勸梁氏搓麻雀，遊公園，到各處茶園看戲，說是：『你辛苦了半生，既有了媳婦，也該享幾天清福，家事叫媳婦們去辦，把他夾磨夾磨，將來方好當家。何必你自己操心？』梁氏聽着這話，覺得王氏是很體貼我的人，便十分歡喜，把王氏當個忠臣，親信起來。王氏每日陪着梁氏搓麻雀，贏了他便將錢收入荷包裏，一毛不拔，輸了便與



梁氏擺起，算梁氏的偷去看戲，遊玩各地，那買入場券，開點心，往來與馬費，都出在梁氏身上。梁氏一天也離不得王氏了。王氏看着事情得手，越發竭力恭維梁氏，把蘇秦揣摩太公陰符的苦功都用盡了。梁氏在田林面前極口稱贊王氏，說王氏會體貼殷勤，比自家媳婦還好。田林是個素怕老婆的人，梁氏說好，他豈敢干冒慈威，不遵懿旨？自然也就隨口贊成。況且王氏又百般獻媚，諸事奉承，田林不覺便入彀中，滿心歡喜。王氏因此却使田林家中的人，與他上了個姨太太的徽號，這也算是『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的一端哩。

自從珠兒到田芋家中，王氏看見田林夫婦和田芋都漸漸的薄待女士，寵愛珠兒，他正想尋些事來奉承梁氏，得了這個機會，心內大喜，便竭力去捧着珠兒，討田芋的歡心。又對着田林夫婦贊美珠兒，說他很是懂事，每日裏都是歡歡喜喜的，就是娶着良家的子女，恐怕也沒有這等和藹。那裏像女士那樣吃醋，看見丈夫納妾，就把醋海掀翻了，常常裝病，也不怕翁姑氣惱，做出那愁眉淚眼霉人的模樣，使人見着生厭。又說梁氏平日多病，都是女士種種不合，把他氣成的。



王氏這一席話，雖是兩面討好，却也和珠兒氣味相同，正是『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的意思。至於拍紅人的馬屁，以求飯碗安寧，對着失意的人，過橋抽板，投井下石，到是如今普天下人的通病，不可拿來責備婦人哩。田林夫婦因爲田芋將娼妓接進門來，恐被親友笑話，心內常抱着羞愧；如今聽得王氏這種頌揚的話，把一腔心病，纔立刻冰消，果然覺得珠兒是個活潑伶俐的人，不比女士終日憂憂鬱鬱，多病寡歡，很是討嫌。所以他們見了女士，總把面孔沈着，不假一點詞色；若是見了珠兒，便又不同了。可見我們中國不但社會上的人，因爲富貴貧賤不同，交情也就隨着不同，如像那廉頗翟公的賓客盛衰一樣，就是家庭內也有無窮炎涼冷暖的情形，如像那蘇季子的身分，隨着勢位富厚變遷。這種趨炎附熱的心理，迎新送舊的面孔，忘恩負義的行爲，究竟是何種學說，何種教育造成的，各位細細去研究評量，我也不必說了！

那烏氏和王氏性情是一樣的。不過烏氏年少的時候，容貌尙不甚惡劣，丈夫很愛他，只是資質鄙俗，言語鹵莽，沒得半點文雅氣息；却是丈夫因愛生畏，諸



事依順他，他便藉此把丈夫制服下來。平時在丈夫面前挑唆是非，弄得烏姓父子兄弟，大不和睦，家事也漸漸的衰落。這烏氏的爲人，就可以想見了。他既和梁氏十分要好，又恰遇着王氏，志同道合，光棍見了光棍，都是行家人，每到梁氏家中，就和王氏商量去尋女士的錯處，以便在田林夫婦名下說長道短，獻他們的「好心」。女士患病，若是要請醫生調治，田林夫婦痛惜金錢，心裏頭老大不願意，烏氏王氏又在旁邊用些話來激怒他，說是：「這個媳婦，要你們大糧戶纔娶得起，若是平常人家娶着他，只怕醫藥費都供不起，便要傾家哩。」一日，珠兒害了痧症，田林夫婦和田芋手忙腳亂，叫快請醫生來診救，烏氏王氏也幫着大驚小怪，湊趣，王氏更要在梁氏面前去要好，叫他不要勞神，恐怕傷了玉體，自己便去伏侍珠兒，真是晨昏定省，衣不解帶，比孝子還要周到些；若是珠兒果然死了，他就寢苫枕塊，廬墓三年，都像是做得到的。這痧症假如是女士害了，他們必定坐在房中，嘔着嘴說，痧症有甚麼稀奇，刮了就好，何必這樣張惶，不怕嚇壞了翁姑丈夫，這個媳婦，真真是全不知進退，人家把他不在意下，看得比鵝毛還輕，他反把



那條命看得怎樣貴重，若是我早已氣死，不活在世上了。你看王氏烏氏這兩個  
人，看見珠兒得寵，就拼命去奉承，女士如今失勢，便一意陵侮起來，真合了俗說  
『錦上添花』的那句話。烏氏王氏就是這類的人。那王氏更是把女士從前待他  
的好意都拋在東洋大海去了。據這樣看來，我們中國婦女的程度，實在是低淺  
得很，難怪當日孔夫子把女子拿來和小人並稱。新學家對着這句話雖極端的  
批駁非難，却是到了如今，我們中國婦女，除了塗脂粉，講妝飾，搓麻雀，進戲園，上  
餐館，說幾句新名詞，格外有何知識與小人不同的地方？不過生男育女罷了。其  
間雖有少數天質甚好的，却是無教無學，如何跳得出孔夫子那句話的範圍？想  
到此處，我見着歌美的婦女，真是要媿死哩！

田林起初惑於梁氏的話，只說把珠兒接回家中，田芋就可歸真反朴，不往  
外面去嫖賭。那知道田芋是已經浪蕩慣了的，接了珠兒不到一年，又在外面冶  
遊去了。田林雖知道這些事，只好悶在肚裏，因為從前怪女士不會事丈夫，纔把  
珠兒接回來，如今珠兒雖接回家，田芋却仍然是野馬無羮，夜不歸槽的舉動，梁



氏當日的妙策，竟成畫餅，又不便對女士說，好像啞子吃黃連，說不出苦來。這些事情，女士後來也漸漸曉得了。在別的婦女，被田芋那樣冷眼相看，便也漠不關心。女士却是一個多情知禮的人，想起田芋和他夫婦十餘年，如今見他把身體戕賊到這種田地，直是行尸走肉，與塚中枯骨一般，終日昏昏，自己又不能去勸他，將來還不知如何結局；又想那田芋這樣浪費，日後家產安能保全，萬一蕩盡，自己和兒女輩又怎樣度日？家中既無人講學，子弟又無人教管，何以成人？每當夜闌人靜，萬籟俱寂的時候，這些事便一一湧上心來，不覺珠淚頻揮，竟夜不能合眼，這病體怎麼會好哩？在千愁萬恨中，要想不去醫治，任隨身體早日消滅，離去濁世的苦惱，以達他當年招隱的目的，反覺清靜。却是回頭看見膝下兒女，都還年幼無知，撒下他們，被後來人踐踏，那黑心符蘆花餘孽的慘劇，不知又要添演許多，心下又十分不忍；只得自己寬慰，勉強撐持，服藥調治。不然，女士家庭既如牢獄，毫無生人之趣，母家又父母俱亡，雖有兄弟和弟媳，天性涼薄，視女士如路人，塵海茫茫，儼同孤立，尙有何可戀留？此憂患餘生？無奈女士憂傷過甚，身體



日形衰弱，這草根樹皮，又怎能醫好真病？到了如今，當年冰雪聰明的玉人，也就姬姜蕉萃，不堪回首了。你說可憐不可憐呀？

味辛女士，我和他素昧平生，向不相識；因為他有一位女友，和我的交情很好，常對我說起女士的遭遇，便連聲歎息。我想味辛女士，生得這等聰慧，使他自幼便受文明國的教育，必能成就一極有學問的人；即使遇人不淑，憑着他的學問，也可以獨立謀生，又何至過這樣困苦的日子？可惜中國向來不講究女子教育，把這樣的人都廢棄埋沒，豈不可歎？但是人生在世，不過一剎那的光景，試作佛家的骨鑱觀，先觀想自身額上皮肉爛墜，唯見白骨，漸漸從狹至寬，想於一頭皮肉爛墜，見於白骨，乃至全身皆見白骨；既見自身一具骨鑱，分明現已，復觀餘人爛墜亦爾；觀第二具已，漸次觀於一房，一寺，一城，一國，乃至遍地，以海為邊，骨鑱充滿。此觀成就，一切貪愛，自然消亡，不但名士傾城，文鸞彩鳳，同歸烏有；就是地球，也有毀壞的時候。到了世界末日，恐怕白骨一堆，也無形無影，無處安放；那利害毀譽，稱譏苦樂，我們做小說的人，現在也不必過於認真。味辛女士如聽見



我這樣說法，或者當拈花一笑，不作彩鳳隨鴉的感慨了。

### 回憶

傷心人

五色國旗，在門口交叉着；家家都是這樣——除開賣花生的老陳和賣餃子的王矮子幾家；人們都笑顏逐開。一隊隊的小學生，像發狂似的，口裏不住地唱着……佳節……流血；很整齊的步伐走過去。各個手裏拿着一面小紙旗，寫着些欺騙人的……公理，人道；和罩上鬼面具的……省憲，自治。

那天晚上，佢們——小學生——更發狂地提着些紙糊的打醮用的紅綠燈籠。有一些嘗過「甘味」的人們，好像有什麼隱憂，現着懊惱的神色。

有一個帶鄉下口音的聲浪，衝入我的耳鼓：「今天這樣熱鬧，比前幾年皇帝爺的萬壽還熱鬧些！」

「我聽見張大先生說：我們湖南立了什麼法，將來無論什麼事情，我們都能說話——種田的人都能說話。」一個同腔調的聲音，這樣的回答。

「那怕是哄我們的，你不記得那年——上城要剪辮子的那年嗎？不是說



什麼共和呀，平等呀，歸根到底，反而加了些什麼稅什麼捐，弄幾個雞蛋進城，挑一擔米進城，那些拿着鐵籤子的哥兒們，也要錢。偏生我們口都不能開一開，也不敢開。」先說話的那樣聲音這樣說。

「儘管他去……」

人聲，鼓號聲，和種種雜聲混合一起；幾乎把我底耳膜震破了。他倆底話，也聽不見了。我站在溜檐下看着那些未曾嘗過「甘味」的小朋友，一隊隊地過去；那些「儘管他去」的人們，間雜地亂撞着走。

我的朋友細聲對我說：「今天的紀念，佢們都是瞎湊熱鬧，不是來憑弔那般愚蠢可憐的犧牲者，真不值得的犧牲者。」

我心弦膨漲了！不由着我底宰制，強我拋却熱鬧，回到沉寂的臥室去；我和衣睡在牀上。細細嚼「……愚蠢可憐的犧牲者，真不值得的犧牲者」幾句話的餘味。

「……愚蠢可憐……真不值得……但是還有人，爭先搶着他一幕一幕



接連着演。唉！愚蠢可憐……真不值得……」我這樣自己問着自己。

一天，兩天……一月，兩月……匆匆地把日曆一張一張扯下；去年底今日又來了！霜呀！雪呀！大風呀！大雨呀！可是我……愚蠢可憐……真不值得……，還緊緊地盤旋着我底腦際；不會吹颺洗蕩去。

十一，十，十，在 德涇邑學校

他們是誓同生死的

若也

惠山的一部分，叢生着一簇簇的茅膏菜；那半月形的葉子，生着無數刀槍似的毛刺，雄糾糾的列着，眼巴巴地，望那被春風薰醉的蟲兒們，來上他的釣絲！

美麗的一對蝶兒，遠遠地飛來了。

一個說：「剛才虧你救我；否則，我現在却不知怎樣了！我此後的生命，好算是你給我的了；我現在誓將身上寄附着，做我們倆相交的禮物罷！」

那個說：「你既然這樣的誠意相待，那我是很表同情的。」那末我敢說：「您生我生！您死我死！」無論如何，惟是儘力相幫；要是無用，只是跟您一樣！「青



天蒼蒼，便是我們倆立誓的證人哪！』先開口的這癩接着說：

她們倆且講且飛，真覺舒意。那個說：『……』

那個正要開言，忽然觸着那半月形似的葉子了！刀槍似的毛刺，一齊緊閉；立刻就結果了她。

可是那剛才立誓的一個，嚇得呆了！

她想：『這是何等的慘險嗎！性命之機！快出這危境吧！』她展翅一飛，却又觸在後面的一顆茅膏菜上了！牠們更如法泡製了一個。一刻兒，兩個蝶兒的靈魂，又在一塊兒了。

那先死的一個說：『您真是個信人了，果然一諾千金，不背所誓！可是我却何以對您呢？負罪了！』

『啊！什麼話！我既然受您活命之恩，難道就甘心眼望着您死嗎？……』  
後死的一個，又這麼說着：

那時半月形的葉子，已將她們的肉體，變化過了；仍舊得意洋洋的，展放着



牠們的刀槍似的毛刺，一雙蝶魄，也和生時一樣，遠遠地隱隱的；她們倆永遠牽着手，飛到那蒼蒼之青天上去了！

一九二二，七，二十；於無錫。這是鄙人的舊作，現在偶然觸着社會上一般人往往容易交友，而最容易熱烈，什麼義交啦！生死交啦！……見慣了！可是結果甚或反馳其道！咳！易結易散，鄙人實在看不過了！這篇小說，就是我的微意罷！



# 新文選 卷十二

## 戲劇文

### 提燈會

(登場人物)老官僚

僕人

小學生

甲、乙、丙、丁、戊……

(佈景)老官僚的家

(時間)雙十節的晚

(一個昏聩的老官僚，在家裏納悶)

老官僚

唉！小孩子們鬧的太厲害了！

自從他們弄了民國之後，把我們的飯

碗打破了，使我走頭無路，想到從前的情景，未免傷心。不過他們弄了十一年，還是弄不好，聽說張大帥康聖人暗中仍在進行——照理呢，我的門前冷落了許多時候，不久也應該熱鬧起來。

(忽聽得門外喧鬧聲)嘎——門外爲什麼這樣熱鬧呀！

對了，大概皇上有



諭旨來了，傳令我出去——或者我的親戚得知這個消息，大家鬧着來道喜了。（回頭呼僕）來！

僕人（在內應聲）是。

老官僚（忽然想着辮子，向後一摸）幸而沒有將他剪掉。

（僕人入）你開出門去看，是不是送皇上諭旨來的人。

僕人（是）。

老官僚 哈哈，那班小孩子們該死，待我再出去，給他們吃些苦頭呀！（兩腳架

起做出很得意的神氣）（僕人入）

僕人 大人！外面是提燈會。

老官僚 咋！提督來會嗎？快請！快請！

僕人（是）（走到門口，自語）今天不知大人想些什麼心思，叫我去請——請

那個呢？不去管他……

老官僚 李提督從前常到這裏來。現在可有十年不來了！——爲什麼還不



進來呢？或者他還不曉得我要出山，還是我自己去接他罷。（向門口走去）

（走出門口提燈會剛到）

老官僚（擋住去路）在這邊在這邊，請請……

學生甲 什麼事，

學生乙 我們出提燈會，關你何事。

老官僚 提督在後面？請他進去。

學生丙 你說什麼？我們不懂。

僕人 我們大人說，請提督裏面坐。

學生乙 什麼叫大人？什麼叫提督？我們不懂！

學生丁 哈哈，這個人奇怪，後面還拖着辮子。

學生丙 這大概就是書上說的『亡清妖孽』你們看，他的神氣很可怪的。

老官僚 我接提督，提督在那裏？

學生丁 老頭子連提燈兩字都說不清楚。



學生乙 我看這是一個癡子。

老官僚 請呀！

學生甲 (恨恨地說) 我們要走了，你不能阻止我們進行的。

學生丙 噲！你到底爲什麼事，來吵擾我們的提燈？

老官僚 我不是吵擾提督，我是來接他的。

學生戊 你去問他做甚？這種神氣，一定是前清的妖怪。總是來阻止我們進

行的。我們不去管他，叫什麼大人提督，我們民國沒有這種東西的。

學生乙 這是阻礙民國進步的東西；大家要留心呀！

學生戊 不去管他，我們冲將過去就是了。

衆學生 對呀！我們前進——前進！

學生丁 他如勿避開，我們將他的辮子拖牢，拖他開去就是了。(跑上前去拖

辮子)

老官僚 (覺得辮子被拖回轉就逃，逃到門口一看) 啊！原來都是小孩子。(



(將門關上)

學生丙 小孩子——小孩子已經十一歲了。

學生甲 從今天起，我們的道路不許他走，好嗎？

學生乙 好，我們關他在家裏，到他死的時候爲止。

衆學生 好——大家贊成。(靜默)

(高唱國歌向前行)

閉幕

獨幕  
短劇 神經病李秘的死

顧肯夫

劇中人物

李秘——是個有神經病的人，年約四十歲左右。

佈景——屋一間，裏面的東西很少，而且很紊亂。正向外面是一張方桌，桌上有幾本破舊的書和幾張報紙。還有一把酒壺，一個酒杯。壁上有幾幅看不很分清的古畫；畫的東面，有一把大刀掛着。

開幕時：(李秘坐在桌的左近一張椅子上，舉杯一飲而盡，面帶紅色，擲杯



於地，大聲噪着）

不好，不好！醉了我醉了！我不飲了，還是拿張報來看看罷。（伸手拿報，看了一回，把報扯碎，又自言自語的說）

畜牲，畜牲，好一個畜牲！奉軍是個畜牲，直軍也是個畜牲！你們若不是個畜牲，却爲什麼一點兒熱血都沒有，當這國事難維持的時候，還因一己之私，作起戰來呢？畜牲！你們果知道現在人民的苦痛和國家的苦痛嗎？（右手撐住頭，歎了幾口氣，半晌不語。）

總而言之，不獨奉直是畜牲，全中國的人都是畜牲！不然，中國又何以不見有個轟轟烈烈的人出世呢？老大的中國又何以不能強起來的呢？（稍停）唉！光明的世界，被這些畜牲弄得黑暗了。老大的中國被這些畜牲弄得衰弱了！（靜默）唉！世界上何必要有這些畜牲呀！我打這些畜牲去！（把桌推倒，立起身來，拿刀在手。）

我要與光明的世界相接近，要老大的中國強起來，不得不把這些畜牲打



死！（咬緊了牙齒說，刀斫桌，轉身跑。）

哦！那是不可能的事，他們現在用的是槍，離你多遠，只要兵的一聲，就被打死了。我這把十年前的老刀是不中用的！（擲刀於地，在衣袋裏拿出兩元，在手裏搬來搬去的。）我也買一枝槍，和這些狗畜打一打買去！（作跑勢。）哎唷！（退行幾步。）不好不好，這又是不可能的事，因為這些狗畜多呢！我一個人怎樣能打這些畜牲呢？（凝神作想）

我有法兒了，張二李三蔡大來來來！你們不來嗎？竟不來嗎？唉！世界還是不能光明，中國還是不能強大，但我是決不再在這黑暗裏過生活了，再不和衰弱的中國相處了。我怎樣呢？（呆立着擲錢於地，一動也不動。）

哦！我的法兒來了，光明的世界也來了，老大的中國也強了，這是我絕妙的法兒！（把刀拾起自殺。）（幕下）

十一，十，十四，南通代師。



換個丈夫罷 (Il Cambio del marito) (Marco Dessy) 原著

(會客室一個年輕女子，怒容滿面，坐在一個靠背椅上。一個男子，  
躺在一張沙發上，口吸紙煙。)

妻 咳！你總是這樣。我們結婚了兩年，我始終沒有心滿意足的時候，你的脾氣，與我那個魯雀是大不相同。

夫 是的，魯雀！魯雀！一天到晚，總是魯雀，你是很願意他活轉來……其實呢；我們何必時時刻刻去驚動他。

妻 是的，魯雀！魯雀！一天到晚總是魯雀，因為他勝過你百倍。

夫 那末，你何必再嫁我呢？你應該守寡，時時刻刻去想着他就是。我今天也不致受這樣的閒氣了。

妻 難道是我向你求婚的麼？

夫 假使我以前曉得現在過這種日子……

妻 你真個又要同我淘氣麼？咳！魯雀到底不錯……咳……你假使有些良



心……

夫 我望他活轉來，把你帶去。

夫 (走廊裏忽然有個人說道：「可以進來麼？」)

夫 (很快的回答) 進來!

妻 (走進了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衣服很華麗，舉止很漂亮。)

妻 (慌忙拭乾眼淚，朝着剛纔進來的人，細細的相了一下子，忽然大叫一聲，暈倒在椅子上。)

夫 (跑過去) 那是什麼一回事?

夫 剛纔進來的男子 (也奔過去，先在她手上接了一個吻，又在她額上親熱了一回) 可憐的婦人……快起來! 膩娜，這是不要緊的!

夫 你做什麼? 這是我的妻子。

男子 你弄錯了! 這是我的妻子。

(他仍舊在那裏口對口的接吻)



夫 (見他這樣的舉動,有些手足無措起來了)你聽我說,你弄錯了,他確實實是我的妻子。你如果不信,我可以拿證據給你看。

妻 魯雀!魯雀!我是不是做夢麼?……否則我一定是發瘋了,也許真的是你!

故夫 是的,我是你的魯雀。

夫 (差不多要發昏)什麼?……是你麼?……這是世界上沒有的事!

故夫 真正是我!

妻 (醒過來了)你們兩人,是不認得的,我來介紹罷,魯雀律師,是我第一次的丈夫。道爾河醫生,是我第二次的丈夫。(向故夫說)你坐下罷,這究竟是什麼一會事,你果真沒有死麼?我心中快活的了不得。(走近他的身旁,手勾住了他的頸,一連接了幾個吻)吾愛!吾愛!……

夫 (露出很不耐煩的樣子)這件事越弄越糟了。

妻 這真是奇事,我好似做夢一般,你的面色,比從前更加好看了。

夫 (忽然發怒)這真是怪事! (向故夫說)對不起你究竟死過了沒有?恐



怕你又弄錯了。

故夫 不錯不錯，我一點也沒有弄錯。

夫 那末請你解釋給我聽。

故夫 這很簡單，只要我說兩句話，你就可以明白了。（他們一同坐了下來）我

兩年前是死了，對於不再想着我的人我是死的了；但是對於仍舊記着

夫 我的人，我是沒有死。你們呢，是我的至好朋友……

夫 我的妻子時常說起，你的性情怎樣好……

妻 （臉紅了，低着頭，向他丈夫說道）不要說下去了！（向故夫說道）你

看，你以為這件事很簡單，但是我始終不懂。我現在想想又怕起來了！

……你是個鬼麼？……你有影子麼？

故夫 我的的確確是一個活人，我可以拿證據給你看……譬如今天晚上……

夫 （立起來）那倒可以不必，魯雀先生。我們現在應該解決一個很困難

的問題；究竟我們兩人，那一個是她的丈夫呢？你要知道兩個男子，一個



女子，住在一起，是弄不下去的呀！

故夫 (指他以前的妻子) 那只能讓她去揀罷！

夫 對的，膩娜你去揀罷！

妻 (露出很難爲情的樣子) 我不知道……你們也須曉得……這是使

我很爲難的，我同你們兩位的情感，是很好的……你們兩人，各有各的

好處……但是現在……歇了這許多時候……我好像似喜歡魯雀一

點……

夫 很好，如果這樣，我現在是自由的人了。我可以走我的路，再會罷！(走到

門口)

故夫 (微微的笑了一笑，一面阻止他) 停一會兒再走，這未免太匆忙了！

夫 什麼？你們要我住在這裏，看你們……這是辦不到的。

故夫 對不起，我是爲你自己的利益起見，所以請你等一會兒，我們還有話說，

……假使人家見你的妻子，跟了別人，你却一個人在那裏過活，你面子



上下得去麼？

夫 對於這一層，我確沒有想到，但是我想不出什麼法子來……除非你再  
去死一次，再來罷……我其實想不出別種解決的方法！

故夫 你叫我去死，那麼你自己爲什麼不去死呢？比較起來，還是這樣好一點  
兒。

夫 叫我去死麼？這是辦不到的。我情願受人嘲笑，讓你們兩人一塊兒住，可  
是要我死……

故夫 你何必這樣的大驚小怪呢？你不願意去睡一下子麼？做一個很長很好  
的夢，過了兩年，再醒轉來看看你的妻子，那個時候她對你的態度或者  
比現在好一些，也未可知。

夫 （扮個鬼臉）對了，對了，但是你……她……兩個人住在一塊兒……  
故夫 （帶着嘲笑的样子）你的腦筋真是太簡單了！我未死以前，同現在不  
是一樣的情形麼？



夫 是了，但是你瞧我這樣年輕……又沒有什麼病……我是不願意死的，

……況且還有一件事，兩年以後，我果能活轉來麼？誰肯擔保這件事呢？

故夫 現在你也不必想到這一層，只要一方面，你立定了主意；一方面，我們也

立定了主意。人祇要有主意，沒有一件事辦不成功的。

夫 （相信了，忽然又疑惑起來。）但是「以後」呢？

故夫 什麼叫做「以後」呢？

夫 我將來回來的時候，你不是同我現在一般麼，你什麼樣呢？

故夫 那是很容易的，我再去死兩年罷了！我們這樣輪流去死，膩娜是一定很

滿意的。那末她對於我們也不致於十分討厭了！膩娜我的話有理麼？

妻 你這話說得十分透澈。

夫 是的，這恐怕是唯一無二解決的方法了。對於我們兩人，都有益處……

夫 我們現在是一家人了，我們兩人都是你的丈夫，都有特別的權利，我們

兩人都不致做烏龜。



妻 是的，是的。

故夫 那麼你答應了。

夫 (還有些疑惑) 我答應是答應了。但是我們須要說個明白，兩年爲限，一分鐘也不能多的。今天是一千九百十八年二月十五日，到了一千九百二十年二月十五日，我是要回來的。那麼你也得走你的路，一秒鐘也不耽擱的。(大家都不做聲) 呀！還有一樁事，我沒有想到，怎樣死法呢？那倒很容易。

夫 不差，你是有過經驗的。

故夫 你祇要跑到墳山裏去，找到我那個墳。我的棺材是很大，你在裏面是一定很舒服的。我出來的時候，我把我的屍首，拖在旁邊，所以現在有很多的一餘地，」可以給你……祇要我們轉一個念頭，以爲你是死的了，那末你就變做死人；等到你要活轉來的時候，我們再轉一個念頭，說你要活了，那末你立刻可以活轉來了……真正容易得很！你一點兒也不用



操心！

夫 謝謝你，這是好極了。

故夫 時候不早了，你請罷。

夫 (走到門旁，忽然又疑惑起來，重新回轉身來) 墳裏一定是很冷，我想

把我的皮大衣帶去，你們以為如何？

妻 (露出很親熱的樣子) 對呀！……皮大衣和圍巾，你在裏面，應該好好

的蓋好，着了冷，是要頭痛的。我現在給你去拿罷。(走出)

夫 (看她走出去) 可愛得很，她一向待我沒有這樣的好。

故夫 我的話對麼？將來你回來的時候，她比現在還要可愛。她同你的愛情，一

定比現在還要深一點兒。

妻 (拿了皮大衣和圍巾出來，交給她的丈夫) 現在你不缺什麼了麼，大

門上的鑰匙呢？

夫 對了，現在是幾點鐘了？(看了一看鐘) 已經十一點了，底下大門，一定是



上了鎖了。

妻 吾再給你去拿。(走出)

夫 你們始終住在這屋子裏麼？我回來的時候，還能在這裏找到你們麼？

故夫 那是一定的，我可以跟你罰呢。

夫 那倒不必。如果你們搬了場，請你送一個信到墳山裏來，也使我可以曉得你們將來的住址。

妻 (把鑰匙交給她的丈夫) 鑰匙在這裏了，吾愛！

夫 將來我出來的時候，請你叫一輛馬車，到墳山裏來接我。

故夫 就是用接過我的馬車罷！將來我們還得同那個車夫訂一張特別合同呢！

夫 (把大衣穿上，披了圍巾，帶了帽子，穿了手套) 我想把兩年改了一年罷！

故夫 那不行，這未免太短了，還是兩年罷！



夫 那末就是兩年！（向自己身上，看了一眼）我現在可以去了。

妻 你臨走的時候，不要同我接一個吻麼？

夫 對了！對了！我親愛的人！（兩人抱在一塊兒，接了一個很長久的吻，回頭向故夫說）我祝你健康，好好的去過日子罷！

故夫 再會！再會！

夫 （走到門口，再看了一看鐘）我再說一遍，一九二〇年二月十五日十點二十分，一秒鐘也不能加上去的！（他一出門，他的「妻子」便同那個「故夫」抱在一塊兒接吻）

夫 （又回來了）我忘了一件事！（看見他們在那裏接吻，咳了一聲，向故夫道）對不起！我又來驚動你們。那個墳山是很大。你的墳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故夫 不差，我倒忘了！在第二十四方地內第六十二號的便是。那裏有我的名字，背後還有塊石碑；上面寫着「故夫某某的墓」的便是。



夫

對了！對了！謝謝你！我們再會罷！（走出）

故夫

再會！你好好的去休息一下子罷！

（「故夫」與「妻」在那裏微微的笑着不久又在那裏接吻了）



